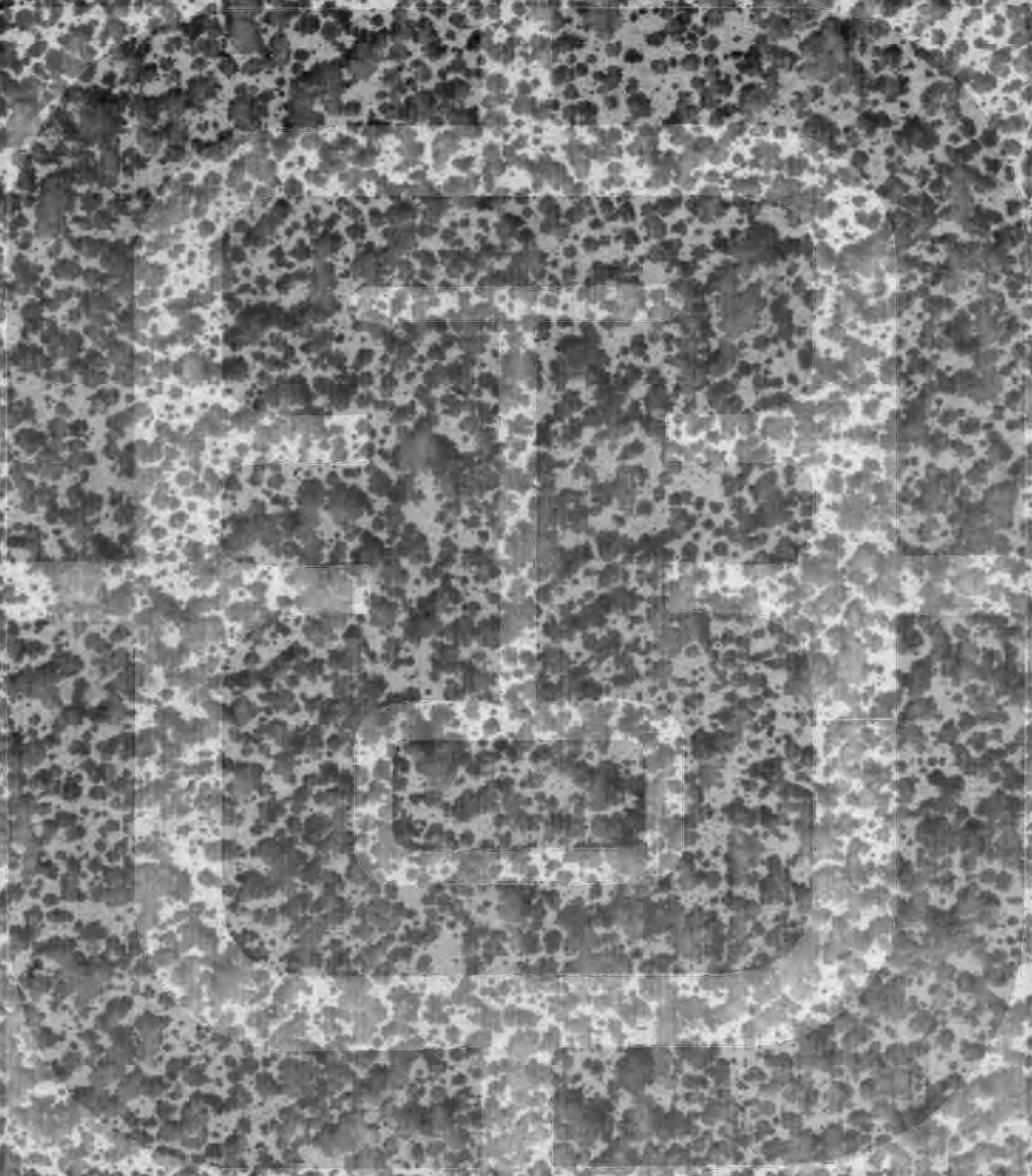


8431



二老堂詩話上

周益文忠公集一百七十七

陶淵明山海經詩



江州陶靖節集末載宣和六年臨漢曾紘謂靖節讀山海經詩

其一篇云形天無千歲猛志固常在疑上下文義不貫通按山

故與揮志固常在

海經有云刑天獸名口^中銜干戚而舞以此句為刑天舞干戚相

應因

筆畫相近五字皆訛岑穰晁詠之撫掌稱善予謂紘說固美然

靖節此題十三篇大槩篇指一事如前篇終始記夸父則此篇

恐專說精衛銜木填海無千歲之壽而猛志常在化去不悔若

併指刑天似不相續又况末句云徒設在昔心良辰詎可待何

預干戚之猛耶後見周紫芝竹坡詩話第一卷復襲法意以為已說皆誤矣

龍噴水東坡立名

白樂天為忠州刺史有東坡種花二詩又有步東坡詩云朝上東坡步夕上東坡步東坡何所愛此新成樹本朝蘓文忠公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屢形詩篇蓋其文章皆主辭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於物無著大畧相似謫居黃州始謫東坡其原必起于樂天忠州之作也

王禹偁不知貢舉

小說多妄其未久矣王壺清話云王禹偁自知制誥出知黃州蘓易簡榜下放孫何等進士三百餘人奏曰禹偁禁林宿儒累為遷客臣今欲榜下諸生郊送奏可禹偁作詩謝之云綴行相送我何榮老鶴乘軒愧谷鷲三人承明不知舉者人門下看諸生予年十六七時嘗以歲月推之何孫榜乃淳化三年歲在壬辰明年癸巳易簡遷參政是時禹偁謫外未歸又明年甲午再為知制誥至道乙未遷內翰五月出知滁州非放進士時三年丁酉復召知制誥咸平元年戊戌十二月罷知黃州二年己亥放進士孫暨等七十一人非三百人也且易簡已為執政而死

其妾甚明然予頗自疑此詩或為他日之讖其後隆興癸未予
為起居郎兼中書舍人值省試本擬同知貢舉屬 壽皇銳意
幸金陵便欲進發留予從駕不果差乾道壬辰為禮部侍郎兼
直學士院適當貢舉在朝闕出身從官而并甫為相雅不欲用
予時方遣泛使奏留予撰國書命翰林王曠知舉中書舍人趙
雄同知此外惟沈夏有出身以工侍兼臨安既不可差乃趨召
李衡為侍御史云試院無言事官則不肅鑾院纔旬日趙雄丁
母憂亦不復補差淳熙戊辰春予為翰林學士上已點定而趙
溫叔為相密奏云殿試臨軒當用天子私人主文今省試是禮
部事乃就下差權禮部尚書范成大雖一時各有意其實三入
不知舉之議先定矣

劉禹錫淮陰行

淮陰市竹樓綠岸上好日起樺竿鳥飛驚五兩今日轉船
頭金烏指西北烟波與春草千里同一色船頭大銅鑼摩挲光
陣八早晚使風來沙頭一眼認何物令儂羨 即船尾燕銜泥
趁樺竿宿食長相見隔浦望行船頭昂尾憶 無柰晚萊時清
淮春浪軟黃魯直云淮陰行情調殊麗語氣尤穩切白樂天元
微之皆不入此律也唯無柰晚萊時不可解當待博物洽聞者

說也予嘗見古本作挑菜時東坡惠州新年詩云水生挑菜渚
恐用此字黃魯直詩創刊詩集杜東坡詩庄公詩四白樂天

昔人應急謂唐之酒價每斗三百引杜詩速宜相就飲一斗恰

有三百青銅錢為證然白樂天為河南尹自勸絕句云憶昔羈

貧應舉年脫衣典酒曲江邊十千一斗猶賒飲何況官供不著

錢又古詩亦有金尊美酒斗十千之句大抵詩人一時用事未

必實價也蘇東坡詩

白樂天詩蘇東坡詩

白樂天集第二十五卷宴散詩云小宴追涼散平橋步月迴笙

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殘暑蟬催盡新秋雁載來將何迎睡與

臨卧舉殘盃讀此詩殊未覩富貴氣象第二聯偶經晏元獻公

拈出乃迥然不同

杜荀鶴事

池陽集載杜牧之守郡時有妾懷妊而出之以嫁州人杜筠後

生子即荀鶴也此事人罕知予過池嘗有詩云千古風流杜牧

之詩材猶及杜筠兒向來稍喜唐風集荀鶴詩集今悟樊川是

父師荀鶴詩集

父師荀鶴詩集

父師荀鶴詩集

光武廟左社

錢塘陳益字仲理進士入官淳熙間嘗為奉使金國屬官過滹
沱光武廟見塑像左社有詩云早知為左社悔不听臧宮意亦
可取

唐與之重九詞

慶元丙辰重九風雨中七兄約登高于神岡西臺因紀康與之
在高宗時謹詞云重陽日四面雨垂戲馬臺前泥拍肚龍山
路工水平臍滄浸倒東籬茱萸膝黃菊濕盡落帽孟嘉尋藉
笠漉中陶令買蓑衣都道不如歸為之一笑與之自語人云末

句或傳兩箇一身泥非也

杜詩元日至人日

杜詩云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陰時蓋此七日之間須有三兩日
陰不必皆晴疑子美紀實耳洪興祖引東方朔占書謂歲後八
日一雞二犬三豕四羊五牛六馬七人八穀其日晴則所主物
育陰則災天寶之亂人主俱災故子美云爾信如此說穀乃一
歲之本何畧之也

白居易木芙蓉詩

唐人袁劉禹錫嘉話云進士陳標詠黃蜀葵詩云能共牡丹爭

幾許得人憎處只緣多予嘗語客花多固取輕于人何憎嫌之
有因論木芙蓉似芍藥但患無兩平字易牡丹字欲改此句作
得人輕處只緣多衆以為善且謂移芍藥二字在句首則可矣
予以失全句為疑或云本草芍藥一名餘容因綴一絕云花如
人面映秋波拒傲清霜色更和能共餘容爭幾許得人輕處只
緣多白樂天和錢學士白牡丹詩云唐昌玉藥花攀翫衆所爭
折來比顏色一種如瑤瓊彼因稀見貴此以多為輕固知輕字
為勝

辨人生如寄出處

蘇文忠公詩文少重複者惟人生如寄耳十數處用雖和陶詩
亦及之蓋有感于斯言此句本起魏文帝樂府厥後高僧傳載
王羲之與支遁林書祖其語爾朱翌新仲猗覺寮雜志乃引高
僧傳及南齊劉善明似未記魏樂府予謂太和蕭人傑秀才作
如寄齋說引文忠公詩甚詳

報班齋

歐公詩云玉勒爭門隨仗入牙牌當殿報班齊或疑其不然今
朝殿爭門者往往隨仗而入及在廷排立既定駕將御殿閣門
持牙牌刻班齊二字候班齊小黃門接入上先坐後幄黃門復

出揚聲云人齊未行門當頭者應云人齊上即出方轉照壁
衛士即鳴鞭然此乃是駕出時常日則不同

朱希真出處

朱敦儒字希真洛陽人紹聖諫官勃之孫靖康亂離避地自江
西走二廣紹興二年詔廣西宣諭明橐訪求山林不仕賢者橐
奏希真深達治体有經世之才靜退無競安于賤貧嘗三召不
起特補迪功即後賜出身歷館職即官出為浙東提刑致仕居
嘉禾詩詞独步一時秦丞相晚用其子某為剛定官欲令希真
教秦伯陽作詩遂落致仕除鴻臚少卿盖久廢之官也或作詩

云少室山人久掛冠不知何事到長安如今縱插梅花醉未必
王侯着眼看盖希真舊嘗有鷓鴣天云我是清都山水即天教
懶慢帶疎狂曾批給露支風勅累奏留雲借月章詩萬首醉千
場幾曾着眼看侯王玉樓金闕慵歸去且插梅花住洛陽最膾
炙人口故以此託之淳熙間沅州教授湯巖起刊詩海遺珠所
書甚畧而云蜀人武衡詩也未幾秦丞相薨希真亦遭臺評
高宗曰此人朕用明橐荐以隱逸命官置在館閣豈有始恬退
晚奔競耶其實希真老愛其子而畏避竄迹不敢不起識者憐
之

唐藩鎮官屬入局

杜子美為劍州參謀遣悶呈嚴鄭公詩云東縛酬知己蹉跎效
小忠又云曉入朱扉啟昏歸盡角終不成尋別業未敢息微躬
韓退之為武寧節度推官上張僕射書云使院故事晨入夜歸
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乃知唐制藩鎮
之屬皆晨入昏歸亦自少暇如牛僧孺待杜牧固不以常禮也

後見洪邁容齋續筆
第一卷所引與此同

論詩雅頌

楊子法言曰正考甫嘗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晞正考甫矣

蓋尹吉甫能作崧高烝民等詩以美宣王故正考甫晞之而作
商頌是則楊子以閟宮之頌為奚斯所作矣班孟堅王文考為
賦序皆有奚斯頌魯僖之言蓋本諸楊子也學者謂閟宮但曰
新廟奕々奚斯所作而無作頌之文遂疑子揚為誤以予觀之
奚斯既以公命作廟又自陳詩歸美其君故八章之中上自姜
嫄后稷下逮魯公魯侯備極稱頌至末章始言作廟之功亦不
為過只如崧高詩亦云其詩孔碩其風肆好是吉甫固嘗自稱
美矣何獨于斯奚而疑之揚子之言必有所據後見洪邁容齋
續筆第一卷亦
以為相承
之誤非也

題仁皇后挽詩

湯岐公思退在相位作題仁皇后挽詩云虞妃從梧野啟母
祔稽山無一字閑蓋題仁初以賢妃從徽宗北狩其後祔
徽宗葬會稽之永祜陵虞妃為徽宗也啟母為高宗也
用事可謂的切高宗山陵予進挽詩實取法焉其云生年同
藝祖謂創業中興之主皆丁亥生也慶壽似慈寧謂母子
皆嘗慶八十也然不若岐公之工

陸務觀說東坡三詩

陸游務觀云王性之謂蘓子瞻作王莽詩記介甫云入手功名

事入新又詠董卓云公業平時勸用儒諸公何事起相圖只言
世上無健者豈信車中有布乎蓋記介甫黨爭市易事自相叛
也車中有布借呂布以指惠卿姓曾布名其親切如此又云曾
吉甫侍郎藏子瞻和錢穆父詩真本所謂大筆推君西漢手一
言真我二劉間其自注云穆父嘗草某答詔以歆向見喻故有
此句而廣川董彥遠待制乃記子瞻不當用高光事過矣

舉武節山谷哭宗室公壽詩

與務觀同作劉信叔太尉挽詞予誦魯直哭宗室公壽詩云昔
在熙寧日葭莖接貴游題詩奉先寺橫笛寶津樓天網恢中夏

賓筵禁列侯但聞劉子政頭白更清修意深語到可想見宗室
前肆後拘氣象務觀云韓子蒼嘗見魯直真蹟第三聯改云屬
舉左官律不通宗室侯以此為勝而曾吉甫獨取前作

此句亦南北聲音

四方聲音不同形于詩歌往往多礙其未久夫如北方以行為
刑故列子直以太行山為大形又如居姬與以高俄等音古今
文字皆作協韻雖釋文亦然禮記何居注云居音姬列子何姬
却注云音居其它詩文與以呂累之類尤多近世士大夫頗笑
閩人作賦協韻云天道如何仰之弥高殊不知蘓子由蜀人也

文集第一卷嚴顏碑長韻磨訛高豪何曹河戈亦相間而用云

此句亦記夢

予少年嘗夢至人家其書室為叢竹所蔽殊不開爽堂下皆古

柳鷓噪不止夢中作詩云竹多翻障月木老只啼鳥意謂竹本

清虛延貯風月今反窒塞如此種木不棲鷓鳥徒能集鳥以聒

耳似訊其主人也後數年為金陵教官初入解舍則廳下及門

外古柳參天鷓鳴竟日廳傍小書室叢竹蔽虧恍如所夢

予嘗夢皇甫湜詩

劉貢父詩話錄云皇甫湜詩無聞韓退之有讀公安詩訊其椅

擴糞壤間又韓集雖有次韻湜陸渾山火之篇而湜詩俱不傳
 予嘗得湜永州祁陽元次山唐亭碑詩題云侍御史內供奉皇
 南湜其詩云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然長于指叙約繁多餘
 態心語適相應出句多分外於諸作者間拔戟成一隊中行蘇預
 雖富劇粹美君可蓋子昂感遇佳未若君雅裁退之全而神上
 與千年對李杜才海翻高下非可槩文于一氣間為物莫與大
 先王路不荒豈不仰吾輩石屏立衙門溪口啼素瀨我思何人
 知徙倚如有賴後見洪邁容齋隨筆亦載此詩謂風格無可來非也
 其人老八十樹木身此詩謂風格無可來非也

朱新仲鄞川志載郭功父老人十杓詩謂不記近事記得遠事
 不能近視能遠視哭無淚笑有淚夜不睡日睡不肯坐多好行
 不肯食軟要食硬兒子不惜孫子大事不問碎事細絮少飲酒
 多飲茶煖不出寒即出丁巳歲予年七十二目視昏花耳中無
 時作風雨声而實雨却不甚聞因補一聯云夜雨稀聞耳而
 春花微見目空花是亦兩杓也嘗寄朱元晦朱大以為然請予
 足成之遂貼兩句云自憐他日盲宰相今復痴聾作富家
 記趙夢得事此詩謂風格無可來非也
 廣西有趙夢得處于海上東坡謫僊耳時每為致中州家問坡

嘗題其澄邁所居二亭曰清斯曰舞琴仍錄陶淵明杜子美詩
及舊作數十紙與之夢得以綾緞求書坡吞云幣帛不為服章
而以書字上帝所禁又有帖云舊藏龍焙請來共嘗蓋飲非其
人茶有語閉門獨啜心有愧真佳句也後趙君子婦將產夢有
題開國男來謁者生子名之曰荆而字夢校紹興末登科豐厚
夷雅所至榜書室曰見坡乾道中以左奉議郎知吉州龍泉縣
予因得盡現坡之翰墨荆去調欽倅未上而卒夢開國男者殆
謂縣宰耶

二老堂詩話上

二老堂詩話下

周益文忠公集一百七十八

記東坡烏臺詩案

元豐己未東坡坐作詩謗訕追赴御史獄當時所供詩案今已

印行所謂烏臺詩話是也靖康丁未歲臺吏隨駕挈真案至

維揚張全真參政時為中丞南渡取而藏之後張丞相德為全

真作墓誌諸子以其半遺德遠充潤筆其半犹存全真家予嘗

借觀皆坡親筆凡有塗改即押字于下而用臺印初蘓子容丞

相元豐戊午歲尹開封治陳世儒獄言者誣以寬縱請求是秋
亦自濠州攝赴臺獄嘗賦詩十四篇今在集中序云子瞻先已

被繫予晝居三院東閣而子瞻在知雜南廡才隔一垣其詩云
送憐北戶吳興守詔辱通宵不忍聞注所謂劾歌詩有非所宜
言頗聞鷄詰之語亦金帶事其末亦云金帶事亦常
杜江都詩屢及銀章歐陽文忠公詩數言金帶此亦常事後來
士大夫多以不仕為曠達人因前輩偶謂老覺腰金重慵便玉
枕原為未是富貴亦說遂云永叔這條金帶幾次道者予謂近
世邁往陵雲視官職如韁鎖誰如東坡然送陳睦詩云君亦老
嫌金帶重望海樓詩云不堪金帶垂腰豈害其為達耶

李石霜月詩

唐李義山霜月絕句云青女素娥俱冷月中霜裡闌嬋娟

本朝石曼卿素云娥青女元無匹霜月亭之各自愁意相反而

句皆工

陶杜酒詩

陶淵明詩酒能消百慮杜子美云一酌散千憂皆得趣之句也

韓杜自比稷契

子美詩自比稷契契退之詩云事業窺稷契子美未免儒者大

言退之實欲踐之也

蘇頌九日侍宴應制詩

予編校文苑英華如詩中數字異同固不足恠至蘇頌九日侍宴應制得時字韻詩頌集與英華畧同首句嘉會宜長日而世傳歲時雜詠作并數登高日第二句高遊順動時雜詠作延齡賞命時第三句曉雲半洗雜韻作宸遊天上轉第四句晴色雨餘滋雜詠作秋物雨未滋第五句降鶴因韶德雜詠作承仙馭第六句吹花入御詞雜詠作暮詞後一聯云願陪陽數節億萬九秋期雜詠作微臣復何幸長得侍恩私竊意雜詠乃傳錄當時之本其後編集八句皆有改定文苑因從之耳杜甫云新詩

改罷自長吟信乎不厭雕琢也

蘇文忠公詩初若豪邁天成其實閑澹甚密再采杭州作壽星

院寒碧軒詩句入切題而未嘗拘其云清風肅々搖牕扉牕前修竹一尺圍絲々蒼雪落夏葦冉冉綠霧霏人衣寒碧各在其中第五句日高山蟬抱葉響頰似無意而杜詩云抱葉寒蟬靜併葉言之寒碧亦在中矣人靜翠羽穿林飛固不待言末句却說破道人絕粒對寒碧為問鶴骨緣何肥其妙如此

蘇文忠公詩

蘇文忠公詩

蘇文忠公詩

蘇文忠公詩

周紫芝竹坡詩話第一段云杜少陵遊何將軍山林詩有兩拋
金鎖甲苔卧綠沉鎗之句言甲拋於兩為金所鎖鎗卧于苔為
綠所沉有將軍不好武之意余讀薛氏補遺乃以綠沉為精鐵
謂隋文帝賜張奩以綠沉之甲是也不知金鎖當是何物後又
讀趙德麟侯鯖謂綠沉為竹乃引陸龜蒙詩一架三百竿綠沉
森杳冥此尤可笑已上皆紫芝語之予按符堅使熊邈造金銀
細鎗金為錢以縲之蔡琰詩云金甲耀日光至今謂甲之精細
者為鎗子甲言其相銜之密也紫芝工詩而詩話首篇疎失如
此何耶綠沉為精鐵則不待辨矣

鄭廣文荀齋詩用斤賣事

紫芝又云西京作斤賣五錢無不採此高力士詩也魯真作食
荀詩云尚想高將軍五穀無人採是也張天潛作齋羹詩乃云
論斤上國何曾飽旅食江城日至今前嘗慕蒸羹最清好固應加
糝愧吾原是則高將軍所作乃齋詩耳非荀詩也二公同時而
用事不同如此不知其故予按二詩各因荀齋而借用作斤賣
之間初非用事不同紫芝何其拘也

蘇子平紱苑二字

紫芝末篇又云今日校讎國集適此兩卷皆公在宣城時詩某

紫芝末篇又云今日校讎國集適此兩卷皆公在宣城時詩某

為兒時先人以公真豪指其某是時已能成誦今日讀之如見
數十年前故人終是面熟但句中時有與昔時所見不同者必

是痛遭俗人改易耳如病起一詩云病未久不上層臺

謂宣城
疊嶂双

溪也窻有蜘蛛徑有苔多少山茶梅子樹未開齊待主人來此篇

最為奇絕今乃改云為報園花莫怙悵故教太守及春來非特

意脉不倫然亦是何等語又如櫻桃欲破紅改作綻紅梅粉初

墜素改作梅葩殊不知綻葩二字是世間第一等惡字豈可令

入詩未又喜雨晴詩云豐穰未可期疲瘵何日起乃易疲瘵為

瘦飢若當時果用瘦饑二字則此老大段窘也予謂紫芝論俗

子改易張文潛詩是也至對櫻桃欲破紅謂不應改破作綻梅

葩不應作葩云是惡字豈可入詩然則紅綻而肥梅不應見杜

子美詩、正而葩不應見韓退之進學解天葩無根長在日不

應見歐陽永叔長篇况古今詩人亦多用之豈可如此論詩耶

論縹緲二字

自唐文士詩詞多用縹緲二字本朝蘇文忠公亦數用之其

後蜀中大字本改你縹緲蓋韻書未見緲字爾或改作漸未知

孰是予校正文苑英華姑仍其舊而註此說于下

古容林米元章書無量老人詩句此西白八長也之無量則清

...

予家有米元章書長壽庵三字後題兩句人是西方無量佛壽
如南極老人星不知古人詩句或元章自作也

程祁陳從古梅花詩詩未見
政和中廬陵太守程祁學有淵源元正詩在郡六年郡人段子
冲字謙叔學問過人自號潛叟郡以遺逸八行荐力辭與程唱
酬梅花絕句展轉千首識者已嘆其博近歲有同年陳從古字
希顏袁古今梅花詩八首篇六六次韻其自序云梅詩在漢晉
宋之或聞自宋鮑照以下僅得十七人共六十一首唐詩人最
盛杜少陵總二首樂白天四首元微之韓退之柳子厚劉夢得

杜牧之各一首其餘不過一二如李翰林韋蘇州孟東野皮日
休諸人則又寂無一篇至本本朝方盛行而予日積月累酬和
及千篇云云
同空山在舒州太湖縣界初經重報寺過馬玉河至金輪院有
僧奉淨肉身塔及不受葉蓮池連理山茶自塔院乃上山至本
淨坐禪巖精巧天成中途斷崖絕壑傍臨萬仞彌牛背石宗室
善洧者言石如劍脊中起側足履身而過危險之甚度此步
皆佳上有一寺及李太白書堂一峯玉立有太白瀑布詩云斷

巖如削瓜嵐光破崖綠天河從中來白雲漲川谷玉樓赤文字
落不可讀攝衣凌青霄松風吹我足予兄子中守舒日得此
於宗室公霞今胡仔漁隱叢話載蔡條西清詩話不言此山但
云太白仙去後人有見其詩略云斷崖如削瓜嵐光破崖綠天
河從中來白雲漲川谷玉樓赤文字世眼不可讀攝身凌青霄
松風吹我足又云舉袖霞條脫招我飯胡麻既誤以斷巖崖與
第二句相重赤文作勅文落、作世眼攝衣作攝身皆淺近與
前句大相遠當塗太白集本元無此詩因子中錄寄郡守遂刻
于後然皆從蔡條誤本子中爭之不從僅能改勅為赤而已

辨杜詩開闔闌韻

世言杜子美詩兩押開字不避家諱故留夜宴詩臨懽卜夜闌
七言詩曾閃朱旗北斗闌雖俗傳孫覲杜詩押韻亦用二字其
實非也卜闌杜詩本云留歡上夜闌蓋有投轄之意卜字似上
字開字似闌字而不知者或改作夜闌又不在韻卜氏本妙不
可言北斗闌者蓋漢書有朱旗絳天今杜詩既云曾閃朱旗則
是因朱旗絳天斗色亦赤本是殷字於斤切盛也殷字於顏切
紅色也故音雖不同而字則一体是時 宣祖正諱殷字故改
作闌全無義理今既桃廟不諱所謂曾閃朱旗北斗殷又何疑

馬國全錄... 戲舉詩對... 乾道七年秋予為禮部侍郎一時長貳每會食多戲舉詩對或

云薔薇刺、花奴手刺刺皆側声人謂難對予云鴻鴈行抗行

鳥跡書又云半夏禹餘糧借而為禹涼為糧也宜以何對予云

長春佛見笑蓋藥名及花名也史部張津子問侍郎因云此雅

對耳更有通俗之句如往年胡銓邦衡多髯初除史部即官或以胡銓髯史部為戲莫能對者是時姚憲令則以司農少卿兼

樞戶侍在坐予謂令則君嘗為浙憲豈復遠使欲借以趣對云

姚憲遠提刑蓋借姚為遙也坐皆大笑淳熙六年史部尚書兼

侍講程大昌泰之講筵退入部同官問今日講何經泰之云尚

書或又曰尚書講尚書詩句也屬予對之予曰行者留行者
坐中復大笑
紅綾白紵詩
唐薛能詩云莫欺關落殘牙齒曾喫紅綾餅餠未記新進士時
事也王禹偁賀人及第詩云利市欄衫拋白紵風流若紙寫紅
棧予嘗以三事為一聯云欄衫拋白紵餅餠喫紅綾似是的對
葉夢得石林避暑錄話載紅綾餅餠為盧延讓詩

顏延年詩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後人誤用一麾出守事以
為起於杜牧之然牧之自云独把一麾江海去實用旌麾之麾
未必本之顏詩後人因此二字自誤用顏詩耳不謂顏詩
記法慧寺門詩

紹興十年六月一日甲辰左光祿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監修國史秦檜劄子奏臣聞德無常師
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此伊尹相湯咸有主德之言也
臣昨見全國捷懶有講和割地之議故贊陛下取河南故疆

既而兀朮戕其叔捷懶藍公佐之婦和議已成故贊陛下定
吊民伐罪之計今兀朮變和議果矣臣請為陛下先至江上
諭諸路帥同力招討陛下相次勞軍如漢高祖以馬上定天
下不寧厥居為社稷宗廟決策于今日臣言如不可行即乞罷
免以明孔聖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之義臣無任懇切之至有旨
依奏右張焜代作焜元任司勳員外郎五月除起居舍人八月
除中書舍人當時朝士大書法慧寺門云商湯為太甲孔聖作
周任蓋誤以伊尹告太甲為相湯而論語載孔子引周任之言
今直以為孔聖也

今直以辨歐公釋奠詩

歐陽文忠公外集有早赴府學釋奠詩蓋任留守推官陪錢惟
演行礼時也諸處本皆如此寫注遠云省題詩集只云釋奠却
注作國子監試題蓋惟演止是使相詩中不應云行祠漢丞相
且俎豆兼三代及首善自西京語皆有嫌疑專指漢事非惟演
也當從省題子卷云省題所印如秋徧之類乃官中試題至於
釋奠似太平易况諸本元有早赴府學二字書坊會傳勅之耳
其云昔蓋公卿嘗聞絃誦聲豈舉業當用乎所謂漢丞相乃
詩句偶然如唐卿周士之類何必拘泥漢時釋奠豈預丞相耶
今公外集第二卷書懷感事寄梅聖俞云丞相忽南遷送之伊
水頭此惟演落平章事移鄧州時亦呼丞相外集十四卷送河
南戶曹楊子聰序云居一歲相國彭城公薦之彭城惟演所封
郡是又呼為相國按唐白樂天集第五十八卷論節度使王鐔
除平章事云伏以宰相者人臣極位天下具瞻非有清望大功
不合輕授鐔非清望又無大功深為不可此是唐使相亦謂之
宰相故有繫銜天勅之後者茲乃丞相卞國宰相三者任使相
皆可稱呼之明證遠雖博洽故著此以示後學

蘇東坡王十李三始也十四百二十六八

紹興二十七年御試進士四百二十六人温州王十朋為之首
其鄉人吳已正末綴特奏狀元則福州李三英例賜出身附名
正奏之後已正有詩云舉頭不忍看王十回首猶欲見李三
不合鵲鳩并詩戲聖人無大計無處不如下地是氣射時亦
蜀人縷鳩為贈配以芥菜或為詩本云欲將蘇補那知弄巧成
低長入世間味因好自與天大集來正正人亦能得與對玉
備負曹蘇子即承請亦七篇時因使公高之使蘇州鄭武
水使地助前前平章劉錡信地使亦中時亦亦亦亦亦亦亦
今老堂詩話下卷書對卷第幾幾幾幾幾幾幾幾幾幾幾幾
今老堂雜誌卷第一詩集賦集周益文忠公集一百七十九
點陟入賦五篇賦下

夔制樂

唐虞以三考黜陟幽明而其所命或終身于一職蓋所謂陟者
若今磨勘轉官年勞換服色也欤

明夷

夔始制樂以賞諸侯非謂制樂始于夔也制以賞諸侯或自夔
耳
文王重爻之時紂雖害而商未危箕子尚為商臣其明未夷卦

之六五已曰箕子之明夷利正此趙賓所以鑿為夢茲之說也
教子教國子

孔子教子止于詩禮而不及樂蓋為學之道成于樂故也周官
教國子則樂德樂語樂舞在所先焉聖人所望于公族其至矣

詩稱無後艱終吉

詩稱無後艱易稱有終吉一也命定終良十一則蓋指詩言
記閨人滋五說

閨人滋以詩言祖妣為姜姬其說可用蓋周官大司樂以享先

妣在享先祖之前亦謂姜姬也

幽詩首言感發栗烈而後言于報舉趾滋曰幽地多寒故也

禮記內則載奉老一說並與王制同滋曰貴老為其近于親也

滋曰論語凡稱或者其所言皆無可取故畧其姓名如或謂孔

子曰子奚不為政或問禘之說或曰孰謂鄆人之子知禮乎或

曰管仲儉乎或曰雍也仁而不佞或對曰申枨之類

滋曰經史中言五穀以稻為貴古人各以其類配之如以殺鷄

配為黍為野人之食也以啜菽配飲水謂之貧者之孝也以稷

食對棗羹謂賤降之食也以麥飯對蔥葉謂草具之食也惟食

稻則對衣錦言之又祭祀則以稻為嘉蔬公享大夫則以稻為嘉膳是五穀以稻為貴也
謂王為天王疑自春秋始蓋孔子之深意也或曰曲禮不云乎臨諸侯吟于鬼神曰有天王某甫何謂也曰曲禮漢儒所記耳且其下文云措之廟立之王曰帝崔靈恩以謂為記時有主入廟稱帝之義記者錄以為法然則天王某甫者亦皆漢儒傳聞之辭耳或又曰莊子載堯舜問達而云天王用心何如則天王之稱豈必始于春秋乎曰莊周所載未必堯舜本語也

論當貴

孔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後吾所好孟子取陽虎之言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蓋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不可以力求不可以智為此孔孟之學也小人求富為富無所不至甚者敗國亡家皆求富為富者也

論德誠

或問以德行仁者王何謂也曰德者誠也以誠行仁然可後以王書曰恭儉惟德無載尔偽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是皆以德對偽故曰德者誠也

楊子曰昔之說書序者以百酒誥之篇徹室焉今亡矣夫以楊

子所見為古文耶則酒誥實未嘗亡而汨作九共彙既之類逸

者甚眾何為皆不言也以揚子所見為今文耶則安得渾渾灑

灑聖聖之語必有能辨之者亦皆不富也言於

鄭子產火不禳水不禱

鄭子產火不禳水不禱昭十九年龍闔不覲民以恠也

上駟中駟下駟之說即祖公誑祖朝三暮四之說也列子曰聖

人以智籠群愚何必聖人哉

司馬相如云孟冬十月君祖郊祀文選暮春三月江南草長

井蛙驢駟

井蛙不可以語海其見小也驢駟不可以捕鼠其用大也小大

雖殊其不適用一也

楚熊渠子李廣射石

新序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關方射之滅矢飲羽下

視知石也復射之矢摧無迹熊渠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為開况

人心乎李廣在右北平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矢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二事正相類

高祖先主功業

高祖自漢中而興帝業先主乃區區梁益而無成功皆天也非人力也予嘗作諸葛孔明贊云昔我高祖筆迹于茲歆肯其堂敢廢厥基

高祖武帝侍士輕重

世言漢高祖最知人故論三傑之功則字謂張良曰子房至蕭何韓信乃名呼之彼待下固有輕重溺冠踞見者持庸人耳其

後武帝雄才大畧頗有高祖之風據廁而視大將軍不冠不見公孫丞相至沒黯不冠不見也主父偃智不足以知此西入關歆因衛青以求用而不知武帝所以待青者至薄豈以薦士責之哉其不省也宜矣偃後朝奏書而暮召士固當自致耶

張良不祀

張良之於高祖蓋天授也運籌帷幄姑置未問鴻門之會微項伯以良故背其主而翼蔽其主沛公則沛公之肉不足以齒項莊之劍矣尚敢望數百年血食哉此社稷功也子孫縱有大過猶將十世宥之奈何不疑嗣爵纔十年遽奪其國按功臣表則

曰坐與門大夫殺故楚內史良傳則曰坐不敬其罪皆不至于
不祀而孝文視之蔑如也王元康四年僅復其家卒不紹封漢
家真少恩哉或曰良多謀陰竒計造物所忌故雖能以智終而
留國不祀忽諸信乎非耶

袁安吳雄築地

漢袁安父沒母使求塋地道逢三書生指一處云塋此當世烏
上公須臾不見安異之於是塋其所占之地故累世隆盛按安
理楚獄之連繫還囚奴之生口臨事如此平時用心仁恕可知
矣神物兆祥使之昌熾此豈人力所能致哉范史載之亦足垂

勸而世之泥於陰陽家者往往藉以為口實謂貴賤貧富死生
禍福一繫丘墓不問行己之如何於是庸師妖巫始得售其術
矣若河南吳雄少時家貧喪母營人所不封土者擇塋其中喪
事趣辦不問時日醫巫皆言當族滅而雄不顧雄既以明法律
斷獄平起自孤宦致位司徒而子訢孫恭三世廷尉為法名家
此亦范曄所記也予故表而出之以告不脩人事而以袁安為
口實者

臯陶

後漢楊賜傳三后成功臯陶不與左傳云臯陶庭堅不祀忽諸

諸禹固不待言矣契之後為湯稷之後為周二至唐乃為系出皐
陶天寶中追尊為德明皇帝

以曾子為聖人

論語泰伯篇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曾子
之言也唐太宗乃謂孔子所稱以問孔穎達穎達對曰此聖人
教人謙耳一時君臣問對史氏之筆削者皆不正之而直以曾
子為聖人何也

唐開元錢

舊唐書武德四年七月丁卯廢五銖錢行開通元寶錢談賓錄

以謂歐陽詢所書而青瑣集楊妃別傳乃謂此錢開所鑄背有
搯痕出於楊妃吳曾漫錄已載辨誤中予謂唐鑄錢多矣今惟
此錢徧天下特為光明燒之有水銀出可治小兒急驚而餘錢
皆不復見何也

韓退之鰐文臺參

韓退之傳載潮州逐鰐事而李翱行狀皇甫湜神道碑墓誌銘
皆不書又傳言愈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李紳為
中丞劾奏愈愈以詔文自解其後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
兩罷之而狀狀墓碑自緣季紳為御史中丞械囚送府使以尹

杖杖之公縱囚去鞠湜同時人不應謬忘豈以鯁近語恠故剛
 去乎若有詔免臺參李湜何敢爭湜謂紳有寵旦夕且相先生
 不諳固為耻矣因捨囚事宰相兩改其官此當可信本傳止據
 昌黎集所載而書之耶

薛元超不以字行

唐書以字行者必明言之微如閻讓字立德是也薛收之子名

振字元超見楊炯所作行狀而史直作元超不云以字行何也

二老堂雜誌卷第一

二老堂雜誌卷第二

周益文忠公集一百八十

本朝列聖實錄凡當時所下制詔往往為史官改易始以文體

或未妥也宋景文公筆記亦嘗言之唐魏帥田布以死事贈右

僕射白居易草制甚美而舊唐書別載一制全不相類文雖可

觀然不若居易之宏暢未知當時果用何制其為脩史者所改

無疑本朝太祖受周恭帝禪詔元本載五代開皇紀與今實

錄無一字同此事由來久矣

記李煜與劉鋹全文

太祖皇帝令嘗江南李煜諭廣西劉鋹令歸中國煜命其臣潘佑視草文甚辯麗累数千言今載之太祖實錄饒州童氏刻佑集亦有之然皆不載最後十句蓋私禮不敢以聞也予年十餘歲因随侍至廣州嘗得全文今尚能記其辭曰皇帝宗廟垂慶清明在躬冀日廣徽猷時膺多福徒切依仁之戀難窮報德之情望南風而永懷庶幾撫我指白日以自誓夫復何言事蹟亦

本陳氏告詞用上語

紹興十二年太母還宮百僚班賀上曰朕自東朝之歸方知南面之樂故權中書舍人程敦厚行太母姓女常氏十娘封郡夫

人制云朕自東朝之歸方知南面之樂宜時懿戚同此休榮蓋

全用上語也

察官兼翰苑

紹興二十四年春直學士院湯思退以禮部侍郎同知貢舉時

百官多闕大抵一人兼數職故凡以進士入官者皆預考校獨

監察御史王綸不入蓋備拆號也內制既闕官有旨命王綸時

暫兼權適婉儀進位貴妃綸草其制潤筆殆萬緡上稱有典誥

體竟至大用前此察官寓直禁林亦盛事也

此傳為經筵官給告

近制兼職雖宰相領國史實錄院勅令所玉牒所降勅而已惟講讀宦下臣記書皆命詞給告可見崇儒重道之意也

近事侍從以上兼經筵則曰侍講庶官則曰崇政殿說書故左

右史兼講筵者亦曰侍講如程敦厚趙衡是也紹興二十六年

王綸為起居舍人止帶崇政殿說書誤矣先是殿中侍御史董

德元右正言王珉皆兼說書而珉以家諱辭遂並升侍講蓋從

權也

明銓以左史兼侍講既而改宗正少卿而侍講如故其後張栻為左司亦侍講

入侍李益能召試

紹興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五日詔將監主簿李益能令中書後

省召試時務策一道取旨益能李德升子也為右丞相万俟

卨所薦將特賜出身而用之方試而高麗王綸周麟趙遠在後

省以六經疑難發問益能所對稍畧又叅知政事張綱亦論賜

第之恩不可啓止自監簿遷宗正寺丞初詞科惟有出身人許

應上即位以用武權停紹興初擢任工部侍郎請復其科而有

同着詳兼許任子就試亦為益能計也科第固未足道然益能

番成輒壞可為有心者之戒

給事中降詔

故事除授六曹侍郎雜學士以上除遇辭免則降詔不允給舍
權侍郎則否紹興二十七年六月戶部侍郎王師心除給事中
亦降不允詔書蓋師心舊官合答詔是歲九月賀允中自權禮
部侍郎除給事中遂襲王師心例降詔非故事也三十年正月
王希虎自權工部侍郎遷戶部不復降詔

金安節
又降詔

皇子食邑

紹興三十二年六月孝宗受禪九月一日三皇子並拜節鉞真
王各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按舊制皇子封王便合食邑
三千戶食實封一千戶此有司之失也

張德遠始終為右相

高宗紹興乙卯春張德遠拜右相丁巳秋方罷蓋獨相也後三
十年當壬午歲壽皇受禪陳長卿首台七月復召前左相湯進
之為右相十二月長卿罷明年改元隆興正月張任樞密使壽
皇過德壽宮議除二公相高宗曰各還其舊蓋以頃年湯左而
張右也按德遠初相時湯尚未任其後陳以權侍郎同知貢舉
時史直翁方過省湯方中宏詞後湯為左相久之陳拜右相湯
去陳始升左而史為右相予在後省嘗語陳云相公湯相坐主
乃迭為左右相陳笑指史云今右相亦當時進士也仕宦遲速

固不齊但張以三十年舊相當並拜之日適以湯嘗居左竟不
少進斯亦異矣國朝偶值二相俱闕往往自執政徑升首台近
歲如沈守約葉子昂是也

高宗朝進士第二人官過大魁

高宗中興以來才放進士其榜眼官職往往過於狀頭戊申惟
揚李易止於中書舍人待制而王大寶乃為尚書雜學士紹興
二年張九成止權侍郎而凌景夏乃為尚書五年汪應辰仕至
尚書端明而黃中元以有官降第二後來官職亦相似其實應
辰第二人八年黃公度止於考功郎官而陳俊卿作相十二年

陳誠之知樞密院似難及矣而秦熺亦嘗歷元樞生任少卿十

五年劉章為尚書而王剛中入樞府十八年王坐終八坐而董

德元叅政二十一年趙逵中書舍人而蔣希為相二十四年張

孝祥止於中書舍人雜學士而秦埴為正侍郎二十七年王十

朋僅除權侍郎晚授詹事不能供職而閻安中正為中書舍人

特職名不及十朋耳三十年許克昌為狀元以有官降第二人

而升梁克家為魁至孝宗朝梁文拜相本第二人也

本朝宰相書勅著姓

祖宗朝宰相至僕射

即今特進

勅後乃不著姓它相階官自吏部尚

書即今金而下皆看姓後來因改平章事為左右僕射遂不問

何官一例去姓其它執政列銜皆書階官紹興以前尚如此只

自近歲乃不書階官又舊制執政必轉諫議大夫即今神宗愛

惜名器詔下一等以中大夫為執政官而加一守字近歲亦不

復用此字蓋舊法官過於職為行相當則不用其下為守又其

下為試其職錢亦微降殺云

紹興乙卯諫官何溥請館職學官皆試而後除學官固不容試

館職人亦以為憚遂礙進擬久之王十朋始以太魁直除校書

郎不試未幾闕員浸多遂詔劉儀鳳朱熙載既而二人皆辭改

他官復召予與程大昌試初欲除校書郎或謂選人特除止有

徽宗朝李昉一二人迺止除正字其後無不試者至乾道元年

諸王宮教授黃石輪對論東宮不宜以詩文為學士上大喜擢

校書郎仍特免試俄除著作佐郎自廷魁之外不試者惟石而

已

汪丞相墜笏

汪伯考初拜相於惟揚正謝上殿而笏墜中斷上以它笏賜之

非吉徵也未幾果有南渡之擾已卯十二月九日謁梁劬德全

撫幹聞之梁蓋汪之外孫也

到山六記觀祕閣御書

辛巳九月乙酉敬觀太宗皇帝御書凡經傳要語古今雜詩皆

用隸草其一軸大書示敦朴為天下先御押賜盧多遜尤奇偉

又雜書教軸賜才人朱惠貞又誠諭京朝官印紙教通其一賜

凌策策所歷郡皆批課績于後乙未午後登祕閣縱觀四朝御

書英宗在濮邸所與侍禁家問辭翰精詳爭雄寒士神宗多論

邊防利害外有獎諭張方平制詔及申諭臺官言歐陽脩惟陷

事數幅王意宸翰出人意表哲宗元祐初以扇面學書多賜李

璪內杜甫送日江山麗絕句一篇乃經進賜顧臨者徽宗亦多

賜即學書以賜鄭詳餘則道家科醮文字多成篇帙計二月已

未觀唐李紳自淮南入相告身即偽蜀李旻得而藏之者上親

錄本未於卷尾又觀唐人細書法華經卷軸甚少織成佛像以

為引首其精功非近世所能為也畫品尤多奇絕有小本李白

寫真崔令題壬午正月丙子雪始消登祕閣敬觀昭陵御書嘉

祐賜中李瑋飛白甚多其傍皆書公紹道親和光子龍翔鳳翥

妙絕今古楷字賜淨因長老懷璉十七頌即明州宸奎閣所藏

也其一曰太祖明達了見機二真戒喝決時威青山般若如如

體御頌收將其處歸蓋用璉韻也璉頌云六載皇都唱祖機兩

何得蒲篚惟昔蘇軾作閣記云至和中璉上書乞歸老山中上

曰山即如如體也將安歸乎其說取諸此四月壬辰敬觀真宗

御書凡青詞多有尊其武云皇帝某伏觀再降瑞雪者入詞某

無任感恩并激切之至謹具狀申謝上聞謹狀大中祥符三年

社本用皇帝某狀又有昭目大畧類此春日賜宿園張公注

園林詩一首仁宗跋云皇祐五年九月十六日恭題真宗聖製

御書今賜李端懿李端愿等依舊家藏押英宗跋云治平三年

九月十四日恭題真宗聖製仁宗御書今却賜端愿等依舊家

藏

慶國不常封

二老堂雜誌卷第二

慶國公正...

...

...

御書此書列身自草其六云皇帝某伏觀不降瑞雪恭入朝某
無任感思行敬切之至謹具狀申謝上聞謹伏大甲祥符三年

二月五日某等某伏觀不降瑞雪恭入朝某
御書此書列身自草其六云皇帝某伏觀不降瑞雪恭入朝某

二月五日某等某伏觀不降瑞雪恭入朝某
御書此書列身自草其六云皇帝某伏觀不降瑞雪恭入朝某

二月五日某等某伏觀不降瑞雪恭入朝某
御書此書列身自草其六云皇帝某伏觀不降瑞雪恭入朝某

二老堂雜誌卷第七

周益文忠公集一百八十一

其且自諫省闕官

隆興二年閏十一月諫議大夫尹穡罷右正言王逵又徙吏部

郎官諫議闕官累月明年四月方除程叔達為正言七月遷司

諫九月丁憂十二月方除汪洵為司諫諫省全闕官者累月

隆興丁慶國不當封

隆興甲申二月左僕射湯思退言蒙恩除左僕射自榮國徙封

慶國公正謝已逾月近者稽訪典故乃知天聖以來廷臣無以

慶國為封仁宗嘗詔改岐國公予按宣和四年十二月太宰王

黼黻崇國進封慶國公五年五月方進封晉國又宣和七年十
二月太宰崇國公白時中亦進封慶國公其誤又矣所謂晉國
沈非所宜今已著令不封云云言氣息似五朝時自崇國封後

相位文虛傳

乾道元年六月陳丞相張瑄既薨不除相至十二月三日始除
洪景伯右僕射淳熙二年九月葉夢錫免相復虛位者三年半
中問嘗宣諭龔季上恭致云近三台星不明至明年三月始拜
史直翁云自國官

二共堂大宴金獅子

周益文忠公集一百八十一

殿上大宴有蠻人控金獅子對設柱間乾道八年正月五日宴
北使雪後日照殿門子作樂語云香裏後院雜瑞烟控綠仗雪
殘鷓鴣耀初日控金鋪蓋紀實也初款用香直麒麟以對雪殘
鷓鴣皆杜工部詩然殿上今無麒麟不若後院為得實
三省密院覆奏朝殿所得旨
淳熙丁酉四月五日垂拱殿大恭曾覲以便相趨起居訖肩輿
歸院第直省官賈先祖散祗候李處和并承信郎本府使臣唐
章皆騎從已而恭政龔茂良奏事畢馳馬入堂遂踵相躡街司
促光祖等曰恭政能得幾時其實朝路更卒輩喜生事在前故

緩行以軋後乘在後則迫促前者蓋常態也光祖隸籍三省行
首司處和隸籍密院一時輪差而往茂良聞之大不平明日奏
其事上諭覲往致謝又明日覲令幹辦官楊師顏申省云光祖
處和并承信即本府使臣唐章今日五日隨開府朝參回於轎
後行馬不期叅政頭踏相繼有失回避除唐章別作施行外其
光祖處和中所屬施行上謂茂良先權衝替二人然後施行茂
良亟下臨安府杖一百勒罷八日止批問茂良昨已面諭何處
也九日茂良當致齋待罪不入午後差御藥林椿年宣押赴堂
致齋收回御批五月二十五日戶部郎官謝廓然賜出身除殿
中侍御史中書舍人林光朝不肯書黃上用廓然意固有在而
光朝適與茂良同鄉相善不能無疑二十七日光朝改權工部
侍郎光朝力請祠六月三日除集撰典郡七日茂良求去降詔
不允八日再上表又不允九日第二押晚批出除資政殿學士
殿學士知鎮江府是日謝廓然對十一日茂良再辭鎮江又不
允十四日早廓然再對未時茂良內殿朝辭許免鎮江十五日
茂良落職放罷行廓然章疏也於是覲之姻家韓彥古獻議三
省密院舊奏事退徑批聖旨非是乞朝退逐一覆奏禁中詳觀
乃付出專為徑斷直省官而設也止大以為然自此每事批奏

目後用黃紙貼云得旨云云朝廷封入改則改畜則畜遂以為常是月未有蜀人張唐卿者玩之姪孫趙雄在密院力主之欲用淮南舊賞改官而都承旨王抃執不可雄乃請改次等合入官既覆奏止令循兩資明日宣諭三省云若非覆奏幾誤推賞此可為萬世法雖強臣跋扈不能易也國初自范質進擬已更舊制至是復創覆奏乃本朝大典故史官必不詳知本末故備言之也七月十六日廓然又論茂良散官英州安置

記恭請聖語

淳熙七年少保寧武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曾覲奏三月十八

日車駕詣德壽宮恭請太上皇帝壽聖皇后於是乘輿至大內開宴於凌虛閣下三面設牡丹醪醑花皆層級高數尺一面垂簾設樂庭下樂作太上皇帝壽聖皇后就坐今上初欲看帽御赭黃袍玉帶太上皇帝宣諭止之中裏赭袍赴太上壽聖皇后榻前各再拜太上云毋拜令左右扶掖今上仍拜起捧觴上千萬歲壽進奉儀物酒三行太上皇帝壽聖皇后聯步輦以行今上亦步輦從至翠寒堂棟宇顯敞不加丹雘太上皇帝指以示臣覲云營造如何臣覲奏曰宏壯精巧二者兼之臣不開營造今開府儀同三司鄭藻留心於此嘗向臣言京師亦嘗見如此

之工也太上曰是今上帝即曰凡此鉅材一椽已上皆太上皇
帝所賜且瑩潔無節目所以更不采飾酒數復行至水堂中路
石橋上肩輿少憩面對醑醪花架高柳參天醑醪引蔓垂梢而
下其長袤文芳菲照座馥郁襲人今上捧觴勸太上次勸壽聖
皆醑飲今上亦滿引更相勸酬者再三今上云苑圃池沼久已
成趣皆太上皇帝積累之勳臣蒙成坐享何德以堪之太上云
吾兒聖孝感通神明海內無事垂二十年安得為無功臣覲奏
云父慈子孝家給人足可謂太平之盛臣覲目覩斯宴超冠古
今可無紀述以示外廷輒不撻紀實以備執史筆者之闕云三

月二十五日三省同奉聖旨宣付史館

記黎州事

淳熙七年夏興州都統制吳挺興元都統制田世卿密申黎蠻
自四月二十三日犯漢界李州駐劄路分統領高晃平日失於
措置迎敵錯亂失利退入州城致蠻人深入抄掠一空制置使
胡元質既調發綿州屯駐軍一千五百八人係興州又調潼川
屯駐軍五百人係興元急投星火夜行百三四十里制置司仍
起復前成都鈐轄成光廷節制軍馬與本路提刑折知常制司
叅議官呂某運司主管官唐某並往黎州是時蠻人已退而官

軍冒暑遠涉疲勞病瘁光延晃僥倖功賞驅率將士於盤陀嶺
脩築堡壘晝夜不休虛發捷旗公肆詆謾至六月九日蠻人於
三角平出沒誘致官兵光延晃遽率兵赴之既為蠻人所乘即
上馬先遁蠻逐羊納隘橋截斷官軍歸路墜崖死亡甚衆遂棄
新堡軍須糧食蠻人進至富庄城距州城三十里城中擾亂幾
至失守統領武順將官張琦皆死官兵死者四百餘人瘡疫死
者不在其數今制置司又亟調兩都統司劔閣利州屯駐軍三
千人比之綿州潼川軍馬道里又遠豈可使不諳戰陣敗軍之
將復蹈前悔望正其罪以慰忠魂雖黎州非拱等所隸邊面而
所調兵皆拱等部曲謹具以聞至七月四川制置司胡元質奏
黎蠻已返巢穴乞漸抽回大軍量番戍卒九月蠻進馬三百疋
獻珊瑚等乞盟詔却其獻而許互市初知常以提刑督捕而敗
蠻既納款就權黎州十一月十四日夜戍兵利州左軍怨知常
不推功賞又令徙居僧寺相率攻州宅縱火作亂知常走避三
日而後歸賊劫府庫縱獄囚執通判李照及知常之子三簽判
欲俱入番賴主兵官王去惡率衙兵出城駐相公嶺邀止之得
其首領件進石景并叛兵七十八人械送黎州獄李照復入城
撫定軍民雅州巡尉伏路把截亦獲叛兵陳忠孝等五十七名

解雅州隨身各有軍器金帛其後胡元質宮觀知常追三官勒
停汀州居住光延冕並除名勒停光延遼州編管軍前自效於
是蜀人誘曰胡制置果然胡制置折提刑畢竟折提刑高路分
却成低路分成將軍乃是敗將軍或云此語亦違禁中三急防
不難也皇太子幕次

淳熙乙巳九月七日有旨皇太子重拱幕次移在東廊初親王
序位宰相下故殿幕宰執在東親王在西既升儲因仍不改予
為詹事時東宮嘗及此予以告諸公不能正也至十一日常朝
皇太子侍班幕次移在宰執之上初宣諭時梁相奏乞移皇太
子於東廊而宰執過西廊閣門疑宰執過西則使相却在東予
時為樞密使謂不若只在東廊但移皇太子在宰執上可也閣
門云適商量亦如此兼集英及後殿皆然於是遂定

納南郊鹵簿字圖

乙巳十一月五日兵部尚書宇文价即官梁汝永同以劄子納
南郊鹵簿字圖此亦有由淳熙丙申郊祀曾覲以使相充五使
舊例兵部長貳携字圖面納予時為兵部侍郎不欲登其門又
不容不納然以申狀則禮重乃令更具公劄繳送自後遂循例
它人莫知其所以大抵朝廷典故出於一時者多矣

郊壇行禮

乙巳十一月二十日上自景靈宮入太廟宿齋夜行禮天氣晴
和上喜令內侍諭太史局尋常行禮太早不應丑後自今依時
勿得遷就二十一日宿青城午未間天氣忽陰復有旨令今夜
若陰則依常時行禮或晴乃用昨日指揮既行事微雨或作或
止行禮甚速上既遵太宗故事止就壇上褥位一就行禮不再
升降又趣亞獻終獻先登壇伺候既畢止望詣燎位而令大禮
使王淮詣望瘞位皆從權也

盤鵬金眼睛紫窄衫

乙巳十一月二十日上在景靈宮行宮使甘昇殿帥郭棣所服
盤鵬金眼睛紫窄衫與其他行宮使帶御器械不同嘗問鄭興
裔乃云此非舊例本徽宗時以殿帥高球官使相特加寵異餘
人紫衫黑花而已近歲興裔之伯鄭藻為大禮行宮使亦緣官
至使相故有此賜昇與棣官未至上特以此寵之所謂金眼睛
者以金飾所繡盤鵬兩眼望之粲然

緋紫階品

元豐官制朝奉大夫為從六品即服階緋太中大夫為從四品
服紫與古不同如唐文散官至朝散大夫方服緋蓋從五品也

三品方服紫故文散官金紫光祿大夫亦在正三品近世士大夫為人作銘誌凡賜紫則曰三品服賜緋則曰五品服失之矣惟歐陽文忠公所作誌文緋則曰緋魚紫則曰金紫

勅用準字

勅準字去十為准或謂本朝因寇準為相而改又云曾公亮蔡京父皆名準而避其實不然予見唐告已作准又收五代堂判亦然頃在嘉院令吏輩用準字既而作相又令三相如此焉至今遂定後世豈能推其源流也大抵朝廷典故若涉同僚共議不問輕重必惑例悻改惟吏輩密移則更不復問如西青閣

名皆主於宸文所謂天章閣祖宗朝從官人人歷學士侍制之類紹興以前何嘗不除授如章誼等是也孝宗一日宣諭奉使借官令稍新即擬天章閣學士同僚堅執謂非臣下稱呼予謂龍圖寶文亦豈臣子事堅不從而止

追班

垂拱常朝駕坐吏揖宰臣以下先序立殿門內皆南向背殿立以俟追班數年前上自御榻望見衣履於門闕之間

御殿則去闕蓋備兩則開

門遂傳旨令二府在門內東西相向立侍從以下門外相向立

四朝國史誤字

四朝國史淳熙間所進也吉州人蕭服為御史坐直章絀私鑄
獄為蔡京所治竊管處州蓋鄰郡也其家批書印紙尚存史乃
書為處州蓋處二字相近紹興間因齊述亂改處為贛史官
偶不思耳又仁宗駙馬李瑋傳兄弟三人瑋字公明珣字公粹
惟瑋獨無字予作梁汝壽神道碑其子季琰以玉石視為潤筆
背刻篆字乃瑋講道齋所用字曰公炤此書洪邁用功為多邁
為多邁號博聞錄出衆手無由盡正其誤也

高宗實錄誤字

史官宜用才學識三長又須專任乃無抵牾近世止作兼職人

人為之高宗實錄成嘗求外祖王給事觀列傳觀之殊可歎蓋
行狀乃予隆興元年託尹穉少樞撰留館中其載宣和間知東
平府却回請東封父老壹事最為奇特當時幾獲罪賴虞奕在
從班抹止之此見汪藻所進事實可據乃復削去其官止通奉
大夫初贈少保何其誤也又日曆李邠傳邠自端殿朝散即簽
書樞密除尚書左丞例合轉中大夫猶宣教郎以下除從官須
轉通直郎也傳却云特轉七官

侍從不帶職正即奏薦

章茂獻侍郎詢奏薦曲折予告之云外祖政和間任給事中奏

補長子籍京官次年與郡該過後郊大禮係不帶職正郎陳乞
奏薦吏部告示謂庶官合隔郊遂引崇寧間慕容尚書彥逢亦
是前郊係從官次郊正郎不帶職作初遇放行後來范至能任
中書舍人奏補子京官次郊以朝奉郎集撰知靜江陳乞奏薦
緣渠為不曉事吏人獻說引曾任諫議大夫以上以理去官遇
郊依見任之條乞奏京官吏部阻難不行不免告之云此法固
然但有注脚云中奉大夫方用此令蓋中奉自不隔郊止是與
京官恩數耳今官未至只合如外祖例陳乞彼自無詞後遂得
之

二老堂雜誌卷第三

辨宋景文公任岳字

宋景文公傳經解書其集記云亦見今人為學不以古人之
根抵亦自悅等語式其中心有任岳字注云亦見今人為學
何據之其非見子史中何去未詳子謂司程十人以其公任

相視于其家官次不無非故通使如人禮儀不若故也
天應之卦示謂官之而相也引款與焉若年尚書方建不
是前錄係從實次如三則不若職作初通政行定夫色至能注
中書令人去補子更官次等以朝本即其撰以神以法以奉
厥業為不流事之人獻說引官任謀議之夫以上以里去官過

二老堂雜誌卷第四言以周益文忠公集一百八十二卷在
然但有注謂云云亦不如此方有始也
亦官恩致耳今官未及天公如林後則亦如使有無詞從遠傳

賢閣邊瑣

夫學賢士之所關而近世以閑為實事邊瑣非邊傲乃文書之
錄耳士大夫亦多誤用夏英公永興謝二府啓云議西鄙之羽
書按東臺之邊瑣乃為合理或之在曰四無邊亦於西無西曰

宋景文公傳極群書其筆記云余見於人為學不及古人之有

根抵每亦自愧嘗讀武其中有任器字注曰未詳且任器乃任

荷擔之具雜見子史中何云未詳予謂周禮牛人以載公任器

乃六經語而景文但引子史何耶

陳無已作平甫文集後序以字稱歐陽文忠公至曾子固則曰

南豐先生又曰先生之後陳師道嗚呼無已學於南豐尊之宜

矣然尊其父而輕其祖何也唐立夫曰四海歐永叔也無已何

尊焉至於得道之師則不可以不別

陸務觀云蘇子容聞人引故事必就令檢出處司馬溫公聞新

事即錄於冊且記所言之人故當時諺曰古事莫語子容今事

勿告君實又云元豐中何洵直請改歸陝之陝從山以別陝西

之陝朝廷從之下少府監改鑄峽州印監丞歐陽棊言陝從兩

人陝從兩入不當改然卒用洵直言改之

古有三寶珠玉為上金次之錢為下自秦漢專以錢為寶近歲

用會子蓋四川文子法特官奏耳不知何人目為楮契自以為

雅通上下皆傲之遂入殿試御題乾道中試賢良李堂時相秉

夢錫委密院編修官樓鐸代撰策題其中亦用此二字契者可

用之物俗人創楮契二字已而通上下皆用若正言之猶紙錢

用之

用之

用之

用之

也乃以為文何耶其後丙戌策士辛卯試賢良亦復通用壽皇
聖政錄亦循例用之矣
楷木
槐簡以楷木為上予家世傳一笏登第者乃許執兵火後舊物
無孑遺獨此笏在予處每歎子弟未有能當之者木紋縱者如
點橫者特異於他木出於兗州之孔林頃在長沙見教授項安
世云其翁婦任瀋甯倅階州境內產楷槐疑即此木蓋孔子時
武都屬氐羗未通中國子弟自遠方携植墓林中後世轉階從
木而音則同

臨安四門所出
車駕行在臨安西人謗云東門菜西門水南門柴北門米蓋東
門絕無民居彌望皆菜圃西門則引湖水注城中以小舟散給
坊市嚴州富陽之柴聚於江下由南門入蘇湖米則來自北關
云亦因所到采因命其為東門西門南門北門
之類也辨知後典誤
唐藩鎮於却院有知後官五代會要載曾任節度至刺史等則
責本道進奏知後院狀唐明宗問趙鳳進奏官比外何官鳳曰
府縣發遞知後之流上曰乃吏卒耳本朝諸縣至今各有之掌

付受往來文書其來已久楊大年別集第六卷答董大博書云
 本縣知後官送到書一封此其證也予年才五六時見一親戚
 初權縣知後典展叅怒曰汝鹵莽乃以祗候為知後乎予竊哂
 之後十餘年則所在往往改稱祗候矣此官湖南讀新脩長沙
 志亦用祗候字因命搜舊牘惟五十年前潮陽劉昉方明為守
 曾令改正隨即如故

亭堂單用二字固因所值在時未加平水不長若益
 凡亭堂臺榭牌額單用所立之名而不書亭堂之類如湖上
 僧舍中官流入禁中往往倣之今無間賢愚例從之矣設若一

字名如怡亭快閣之類又痛如何也

予嘗記歲暮舟行吉水江路值天氣暄甚偶岸此蟄燕滿江而
 飛又寓崑山時婦家拆舊土橋易以甃石其中皆蟄燕以此闢
 海上烏衣國之說後見朱翌新仲猗覺寮雜記亦載此事且引
 晉郝鑿為兗州刺史掘野鼠蟄燕食之又引元稹詩春風吹送
 廊廡間秋社吹將散孔襄其理甚明

臨安西湖南山昭慶寺有鐘在樓上東坡寫竹尚可辨竹下題

云明夫子方明弼康道嘉甫子瞻同遊南昭慶寺庚午八月日
題予紹興庚辰往觀明年再往則以茫昧其後移往鎮江府謝
后功德院不復可見

紹興辛巳予為秘書省正字正月癸未迎駕同館王十朋望見

周麟之樞密目為魚頭公問其故云前歲為大金哀謝使虜主

喜之享以所釣牛魚非舊例也樞公稽其首歸獻于朝故有此

號虜中甚貴此魚一尾之直與牛同

贊寧物類相感志引博物志云東海有牛魚其形如

牛利其皮懸之潮水至則毛起退則毛伏今東牟有海牛島其牛無角足似龜長丈餘尾若鮎魚云云

世嘗有齒後官卑主事

省中合夏藥予以齒後衆人當主其事洪景盧云京師宰執八
人右丞以官卑掌堂厨亦此義也

省吏補牒

紹興三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省吏自孔目官沈璿而下遞遷

一級皆給綾牒贊辭如補大學生者其首云牒件某人云其

末云補充史館其職蓋熙寧以前定本也

州名為戲

或云京師省榜將出人謂秀才得則閬州梓州落則邛州漢州

蓋取州名侮之也

劃龜

客云欲放龜當劃其甲如是乃不神而可以全生

一勝皆養花

客云清明日收養菜花懸灯上可辟飛蛾

蟠桃核酒盃

九月己卯讀張唐英後蜀紀事孟昶二十年十二月中書舍人

劉光祚進蟠桃核酒盃云得於華山陳搏賜帛五十疋因記先

世嘗藏桃核可受酒二升與此正同

治頭風方

張大猷大監云治頭風而吐瀉用枳殼白朮末煎湯下青州白

元子神効李與幾左司中也

以名相戲

辛巳正月癸未校書郎馮方云劉攽嘗因事戲王覲云公何故

見賣王荅云賣公直任分文各指其名也

謝石折字

謝石善折字徽宗嘗書朝字畧遣人試之石即呼禹歲其人曰

不得亂道石曰十月十日生非今上而誰高宗幸浙書杭字石

曰兀术且至矣梁汝嘉再名朝廷欲處以戶部尚書寫閑字石
曰門字為兩戶必再為地官十八日見帝或又書閑字石曰公
五改官日有餘而言不足亦謂門字也其人果因以閏月計數
少十八日又有以此問之則曰士也門中有人就木已而皆驗
既歸蜀有士人文覺戲以乃字為問謂其無可拆也石曰及字
不成君終身不及第有人過于塗告以婦不能產書日字于地
石曰日出地上得男矣其驗如此每於肆中以牌寫千字不識
字者任其所指禍福皆應卻溥尚書第三子不肖遇其拆字即
加窘辱石甚畏之石在徽宗時嘗持補承信即後因范覿民作
相討論追奪一日謂石我亦能拆字石詰之則曰爾姓謝所謂
身在討論之中名石則終身右選不能出頭聞者大笑

並曰云州郡請印牌

予少年隨侍見州郡請印銀裏牌其下併刻舊官押字新官既
上執事唱云取旨揮劈牌即以刀碎之意不以為然其後守潭
則請印銀牌下無押字遇請印旋押印出即拭出去遂免交承
劈牌似為得休不知它處今如何又三省樞密院於牌之下用
紙腰封而請押字若遇改易不過換封亦有休也

嘉熙十漳州少侍從

淳熙十二年八月祭酒顏師魯除權禮部侍郎師魯漳州人自言本朝二百餘年雖士人不少然未有官至近侍者攷之雜說唐元和中曾有潘存實為戶部侍郎然亦不審也

憲部刑部也憲臺御史臺也今直以諸路刑獄為憲雖聖旨處分勅令所立法及凡安撫提刑司處皆以帥憲為稱而提告詞並曰憲臺其失多矣

辨僕字

肥僕之僕音服當如此寫故玉篇與肥字相連今通上下皆作

複字乃福音如學士院自祖宗時賜外蕃及群臣進物皆云夾

複全既云重複不應又用夾字

種植之法

史直翁云種竹法正月用一日二月用二日自是隨月定日無

不活者慶元丙辰春故人前梧州守祝華繼張相過云頃在嚴

州見康輿之以糟雜細糠和土種竹隨即茂盛明年生箇成林

種荷花以羊角投池中立成又永豐宰汪文震子泉云臨安貴

人家種竹木以麥拌土實根下雖盛夏亦生

張循王賜第

卷之二

周文忠公集卷之二

張循王後賜第以紹興壬戌六月六日蓋造至嘉泰壬戌六月六日焚蕩惟餘一樓甲子正周亦異事也

天井巷井

臨安府有天井巷莫知其由壬戌歲張循王府房廊遺漏掘得古井潤數丈其水甚清井口刻後唐清泰二年開蓋錢王時也今以嘉泰二年復出方悟巷名以此

紀夢

丁丑十一月二日甲子夜夢從人間出世法甚切而不許大畧告以世緣薄福基淺毋貪祿以招禍縱慾以損年此殆周官所謂正夢耶壬午三月戊戌兩夜夢題門闕曰宵距

曾少監夢

徐漢英宮教云今軍器曾少監乙卯省試夢汪汪作狀元遂改名汪以應之是年汪洋作魁而持奏名第一人乃汪喬年也二汪皆信州人

記李秀叔夢

乾道中李彥穎秀叔為吏部郎官嘗語予夢李泰發參政相訪爭坐主位泰發云我李參政也秀叔亦云我李參政也紛爭久之又出一紙記責降兩府姓名予戲之云公必為參政秀叔亦

自喜至淳熙中龔茂良實之既去秀叔以叅政行相事會史浩
直翁將再相出之紹興府數年再召復與予同為叅政樞庭闕
長子嘗遜彥穎以其先進當遷也壽皇不可秀叔嘗曰只為同
知亦何不可蓋疑前夢也不數月生諫議大夫張大經論列而
去信乎官職皆前定也不特如此二人皆有子登甲科年皆八
十餘但泰發早達晚因秀叔晚達而享福以終耳

記先師太先夫人壽數偶同

先人年三歲能指姓字政和中上舍釋褐第一除京職當為學
官而時宰不樂除邠州教授到官未幾朝廷知其非遂拜太學

士平生讀書一見輒不忘下筆輒數千言少以功名自期嘗北
游幽燕西至涇原覽現形勝建炎初奉使湖南卒年三十八先
妣曾高以來皆守邊外祖始登元祐甲科政和中仕至中書舍
人給事中歷帥守靖康元年以顯謨閣待制知平江府卒外祖
母蓋宋元憲之孫也先妣早寡事姑章尽孝博通經史親教二
子於孩提且擇良師友與之處既歸寧而外祖母卒號慕切至
日惟一蔬食晝夜誦佛書踰年而卒年三十八

記先夫人捐壽

先夫人生於崇寧壬午而以紹興戊午棄世始某聞之陰陽家

云夫人壽當至四十有七凡精於藝者其說舉同丁巳春外祖母淑國夫人宋氏病甚先夫人然臂剗股無所不用其至又請命于天願損已十年以益淑國淑國竟薨明年先夫人亦卒蓋年三十七矣陰陽家說固未可深信然何為數之相符也世俗皆云祈損壽以益人者所損如其言然則十年之夭其偶然耶抑有謂而然耶某嘗痛心疑之後讀眉山唐子西母史夫人行狀見其因夫疾殆請死爐香未絕史疾暴作卒以不起乃知世俗之說不為荒唐矣雖然史氏為其夫耳夫安而已亡猶可解也若吾母則為親也可謂孝矣既不能已親之疾而徒損壽焉彼蒼者天獨無以相之歟噫嘻痛哉

二老堂雜誌卷第四

二老堂雜誌卷第五

周益文忠公集一百八十三

崑山登覽

紹興戊寅正月一日予在平江府崑山縣挈家同邑宰程沂詠
之游山寺寺名慧聚負山為屋小院星列而氣象粗闕麗唐朝
塑像間有存者舊傳陸探微壁畫今漫滅不可辨寺有山王堂
上人奉事甚至故歲時游者輻湊而僧輩亦有所賴云上月華
閣陟中峯訪古上方下視陂田漫漫蓋其佳處也張祐嘗題詩
云寶殿依山險凌虛勢欲吞盡簷齊木末香砌壓雲根遠景牕
中岫孤煙竹裏村凭高聊一望歸思隔吳門王荆公安石通判

舒州日被檄來視水滂遊覽竟日夜讀此詩至凌虛勢歎吞大
喜曰好與一吞遂次祐韻峯嶺玄出沒江湖相吐吞園林浮海
角臺殿擁山根百里見漁艇萬家藏水村地偏來客少出興祇
桑門孟郊亦有詩云昨日到上方片霞封石床錫杖莓苔青紫
漾松栢香晴磬無短韻晝燈含永光有時乞鶴歸還放逍遙場
安石次韻僧蹊蟠青蒼莓苔上秋床露翰飢更清風蕩遠亦香
掃石出古色洗松納空光文遊不忍還迫近冠蓋場崑山在蘇
為大邑求一畝之園乃不可得所謂行樂之地惟此爾後遭火
焚蕪蕪一空

記金陵登覽

紹興戊寅春予赴金陵教官古載雖迹國誌然不能盡考姑記
二年間足迹所至者賞心白鷺亭在城上元豐中東坡番題云
江山之樂傾想平生天慶觀吳治城故基下壺墓在焉李氏有
江南立志正亭於其北穿地得斷碑名氏尚存徐鍇為記本朝
慶曆中知府葉清臣又封墓刻石表之改亭為忠孝前帥葉夢
得記壺之祠堂甚詳猶未刻石府學門外下臨秦淮有舞雩亭
其傍有真儒堂甚雄壯太守王循友為秦丞相設也今廢保寧
寺在城中初開寶中王師下金陵昇元瓦棺皆隨飛烟惟保寧

獨存建炎間遂不能免土人云高宗移蹕之初以為行宮寺後
舊有覽輝亭鳳凰臺臺亡亭已重立登臨豁然李太白所謂山
落水分劉夢得周遭故國之句皆在目中下瞰城邑歷歷可數
老兵指寺左營寨中堆阜云此凌虛臺也其名營寨云瓦棺閣
故基也雖皆道聽塗說然參考昇元寺要在城內西南隅云長
干寺故老相傳廢於梁陳間南唐以其地為後官營本朝天禧
中地發神光詔復興葺今但曰天禧寺非承平時屋矣古有阿
育王女所制銅像唐武德中京師取去僧輩尚記劍以眩流俗
又出佛牙傳大士履片梵書貝多葉水精玻璃等寶云昭陵賜
物也寺之南軒甚時爽前臨大池面對雨花臺又有北牕與城
相直土人以城下路為王謝烏衣巷云鹿苑寺在城內寨中相
傳佛座後石穴即蕭梁郝后蟠窟未可信也舊有子隱臺并堂
今惟一碑存寺甚破弊府治玉麟堂頗雄麗晁謙之侍郎造其
傍即後園園中有山光閣端明張公新創於眺望甚宜而徧隘
樸拙蓋惜費耳金陵舊因李氏宮城為牙署車駕南渡復取為
行宮而以漕司為府治云東門即白門也五里至報寧寺本王
介甫舊宅元豐中奏捨為寺賜今額兵火後敗屋數間土人但
呼半山寺言自城去蔣山十里此適半途也迥野之中鷄犬不

聞介甫居時已如此介甫入城必以小舟循溝而西若東過蔣山則跨驢云項之至蔣山精舍蓋王氏功德院近年募緣重造殿甚華煥有脩武郎某人脫尺籍與其媪然指若行前後化錢帛助土木費以萬計寶公塔在鍾山頂此山孤立於蔣山之內坐木末先照新月三軒形勢皆可見問寶公刀尺帟太宗時取入內矣今無古物惟秦燹施錦衣七寶念珠而已飯罷筍輿訪入功德水池皆山中行路有支徑過定林子柔步往予負杖以俟回望方山甚平濶亦見大江既而子柔歸云定林無足觀遂同至池上移時乃下山復與子柔馳馬穿松林約四五里到介甫墳庵一僧守之平甫和甫元澤諸墳相望也日斜歸憇半山主僧出介甫畫像屋壁之後陷小碑刻介甫謝公墩絕句及它詩數篇自蔣山望幕府覆舟諸山氣象甚佳清涼寺在西門外即石頭城也前臨江後依山以其當暑而涼故以名寺或謂齊梁之別宮異時最爲名利今方葺治但存形勢耳李氏祭文及堂榜俱存刻石靜隱院南唐時報慈寺御前諸軍教場在北門外古武湖陳平瀘水蔭田今爲平陸城中鐵塔寺聞有二鐵塔甚奇元懿太子殯堂在焉不可入漕司比廳乃王介甫宅既捨半山寺遂居城中府中有三段石吳孫皓時碑城中青溪入秦

淮頗堙廢道邊有廟塑二女郎云張麗華孔貴妃也南門外有
 鐵索寺或曰東晉時尼自西竺來為置此以居之忠襄楊公廟
 楊名邦又字敏道吉水人建炎間倅金陵虜人破城守臣納款
 邦又罵賊而死朝廷贈卹加等前帥棄少蘊右丞嘗作廟碑近
 得其本贊有位者刻石有所避故不果賞心亭望城外新開河

或云王介甫作守時開以避樂家磯數十里之險土人又云頃

元术陷金陵韓世忠圍之甚急一夕穿別港達于江而遁亦名

新河華藏寺未兵火時竹木茂盛棟宇輪奐府寮暇日輒來投

壺飲酒今無復此景矣南門外有高座寺經兵火無足觀土人

云異時松竹出遂名藍也予按梁慧皎高僧傳載西域帛尸黎

密多羅晉永嘉中到中國時人呼為高座疑若今時謂僧為上

立塔寺故號建初坐高僧傳云孫權初值亂渡江止建初寺王導庾亮周顛等皆重之咸康

中卒年八十餘葬石子岡成帝為樹剝冢所後有沙門於冢處

起寺仍曰高座寺云石子岡者孫峻投諸葛恪尸之地三國志

恪傳云建業南有長陵名石子岡葬者依焉至今岡下民皆亂

葬其未舊矣上雨花臺凡此邦山川城廓皆見之其高又出覽

輝之上而數椽新創岡巒猶赭方稍為栽插計又春時酒官輒

取為旗亭甚不稱也按唐道宣續高僧傳載梁僧法雲嘗於一

寺講妙法華經忽感天華狀如飛雪滿空而下講訖方去即此
臺得名之由法寶寺相近予問諸父老但能指似三閣遺基爾
按吳志孫權十六年徙治秣陵明年城頭石改秣陵為建業今
城東北覆舟山是也六朝臺城雖稍南徙然其大半猶在今北
城之外故出北門數里地皆平行其又北今教場地方為當時
玄武湖也南唐立國宮室城市益鄉西南本朝因之故晉之治
城乃在今城內為天慶觀而晉之石頭城以禦外虞今僅在西
門外晉之朱雀航跨淮水亦為防遏之衝今則包之城中美蓋
自吳以來凡三徙每徙則捨東北而就西南至於面對牛首山
以為天闕左映鍾山龍盤之勢右帶石頭虎踞之形今為得之
王僧奉深年五十餘頗能道舊事云兵火前寺傍皆園亭四時
遊者不絕今盡為營寨惟此寺不經焚毀講堂甚庠相傳南唐
舊屋也殿側奉寶公象云梁朝所刻就使不然亦已久矣寺前
三品石各高丈餘甚醜恠一名闕石政和間輦致京師而辱井
石欄又在今行宮中遺迹無復可見歎息而已辱省者三人俱
投之井也在寺之南甚小而水可汲意其地良是而井則可疑
世傳二妃將墜淚漬石欄故石脉類胭脂俗又呼胭脂井或云
以帛拭之尚為此色豈有是哉奉深言舊有井亭揭詩牌數百

今七矣又云某猶見居民因鋤地得柱礎刻蛟龍甚精巧殆宮殿遺物民皆屑之

記鎮江府金山

山在京口江心號龍遊寺登妙高峯望焦山海門皆歷歷此山大江環遶每風濤四起勢欲飛動故南朝謂之浮玉山別有小島相傳為郭璞墓大水不能沒下元水府亦在此承平時寺極盛樓觀幾萬楹兵亂後十無一二紹興末復遭回祿以虜使年例登賞官亟營葺之復不逮于前惟自歙州門過經藏委經兵大巋然獨存當時歛人造此因以為名諺云金山山裏寺焦山寺裏山

寺裏山

記太平州牛渚磯

己卯九月甲申自宣城考試回過太平州回至米石鎮渡夾登

牛渚磯

凡有石臨水曰磯

俯視大江閔然犀之取禍傍顧荒臺痛捉月

之隕身遙瞻西岸思樊若水之獻策登臨雖樂隨以悵然中元水府祠在磯上又有蛾眉亭望天門山最為絕景天門山即東梁山西梁山在太平州之南太白詩云兩岸青山相對起謂此也望夫山在鎮之下十里太白姑熟十詠之一也世傳太白因醉溺江故有捉月臺而梅聖俞詩云醉中愛月江底懸以手弄

月身翻然下應暴落飢蛟涎便當騎鯨上青天蓋信此而為之
說也舊唐書本傳乃云白飲酒過渡死於宣城新唐書云李陽
冰為當塗今白依之而卒是時當塗未為州隸宣城而陽冰序白集亦謂白
疾殭枕上授簡俾予為集序初無捉月之說豈古不吊溺故史
氏為白諱邪抑小說多妄而詩老好奇姑假以發新意邪不者
曰誠不幸興極而忘生亦衰之而已何以諱為哉

記西湖登覽

壬午三月己亥晴與芮國器程泰之蔣子禮出暗門上風篁嶺
酌龍井入壽聖寺拜趙清獻公蘇翰林僧辯才畫像觀乙亥二

月與張德莊周孟覺同游時題字寺有海棠一株蓋蘇公手植
僧頗有能道元祐間諸公談論自言得於其師云午飯後過長
耳相院泰之讀書處也與國契于山亭小酌而去道傍有六通
院無足觀遂繇支往扣鄧氏時思庵庵僧導至石屋嵌空可愛
進尋水樂洞聲如琴筑音節天成以路僻人罕知者捨馬上煙
霞嶺國器子禮至中道憚其險予乃與泰之自往至寺亦憊矣
少休秉燭入洞深十二丈上下平潤近城郭不易得也歸飲淨
慈食鷄甚美徵事戲為聯句數十韻如日膳雙月攘一之類語
甚工

易安齋

易安齋溪石畫開髣髴虎丘之劍池但小耳山徑甚邪狹斬曲木隨其形勢而為欄楯其上有數小亭傍結草庵僅容膝自慰中望濤江際天如發鷄壘也僧宗表年八十八上遇郊裡宿齋往往過之至今設御榻而皇城司遣親事官為閣者

記閣阜登覽

乾道癸巳春予蒙恩守富沙郡自廬陵舟行望東岸山勢連延如豫章之西山舟人曰此閣阜山也行次清江引疾丐祠冬十月始得報可遂以丁卯黎明肩輿為閣阜之游初謂嶠嶺路差近至則峻甚約三十里乃抵山間閣言山形阜言山色

按樂氏稟字記

此山為神仙之脩館舊隸吉州今屬臨江之清江縣蓋七十二福地之一惟凌雲峰最為

峻極漢張道陵丁令威吳孫樵時葛孝先皆有鍊丹壇井

頂不流水號葛憇源葛君燕息處也水自宮後出流半里餘聲

潺湲行石間橋跨其上號名水臺傍有古杉根圍數丈十餘年

前為過客所焚

宮中尚有古杉一株橫枝四出堅如鹿角不知其幾年矣

連十一間由閣而望四山環合僅有一徑斜出其外復鎖以葉

山兩重

江行望之連延如西山

真神仙窟宅也閣後即壇翼以修廊又其後即殿宇道士數十房分居左右各治廳館頗華潔仍為樓以

奉像設有足觀者按古碑此本靈山館焚於隋至唐有道士程
 信然望氣至此掘地得鐵鍾一口下有玉石尊像一坐高尺餘
 遂立草堂先天元年孫道沖始立臺殿賜名閣阜觀大唐三洞
 道士許玄真撰山記云吉州屬邑曰新淦去縣癸地八十里有
 閣阜山山北有金仙觀相傳丁令威修道之所寶應元年亦移
 於此令威壇井及石上履迹存焉咸通中遭火惟古鍾玉像存
 尋有處士楊薦父子次第葺之已上並見唐廣明元年道士許
 玄真記中所謂玉石天尊像甚
 小而重又有兩軀侍立亦玉石也鍾在殿傍視其文乃咸通十
 二年鑄而云隋開皇十四年鍾何也豈別有鍾而不存耶

本朝熙寧間吉州通判雙漸郡人中大夫楊申及元祐中江西

運副張商英等並有記事多異同蓋失於互考耳大槩言此觀

在江南李氏號玄都至真宗祥符元年避諱改景德觀天禧庚

申嘗經火熙寧丙辰又火政和八年五月用守臣之請改賜崇

真宮為額給元始禹神銅印一授法籙則用之蓋天下受籙惟

許金陵之茅山信州之龍虎山與此山為三云晚管轄道士李

漢卿知客王次昇來置酒道士陳彥舉者年七十五稍能詩以

二篇為贈又出政和中禮部給經論科出身黃牒且云嘗為丹

林郎猶文人脩職郎也夜宿客館讀天復四年孫偓李洞宋齊

丘沈彬孟賓于徐鉉陶淵詩牌本朝陶弼有詩得道之士伊夢

昌有詩又有道判陳孟陽長韻備道山中景物常平周彦質二

詩亦好圖經河圖記云諸山之形宛轉朝揖大則如城小則如

閣草木茂異土良水清戊辰早瞻禮玉像及四朝御書太宗真宗仁宗

德壽芝草封禪泰山凡得十六萬有餘葛仙封冲應真仁告崇寧

三年慕容授籙印道士徐次堅識于廬陵遊至其院求快軒

詩未暇作也李漢卿再具飯遂行由白坑入沙路岡岡之下有

龍興院飯僕而行地頗平非嵩嶺比晡時復至舟中

二老堂雜誌卷第五

玉藥辨證

周益文忠公集一百八十四

唐昌玉藥花唐昌公主明皇女也

亦似東劇談錄太平廣記及鷄跖集所載皆本於此康駢

長安安業坊唐昌觀舊有玉藥花每發若瓊林瑤樹元和中春

物方妍車馬尋翫者相繼忽一日有女子年可十七八衣繡綠

衣乘馬莪髻雙鬟無簪珥之飾容色婉婉迫出於衆從以二女

冠三小僕僕者皆緋頭黃衫端麗無比既下馬以白角扇障面

直造花所異香芬馥聞於數十步之外觀者以謂出自宮掖莫

敢逼視竚立良久令小僕取花數枝而出將乘馬回謂黃冠者

曰曩有玉峰之約自此可以行矣時觀者如堵咸覺煙霏鶴唳
景物輝煥舉轡百餘步有輕風擁塵隨之而去須臾塵滅望之
已在半天矣方悟神仙之遊餘香不散者經月時嚴給事休復
元相國劉賓客白醉吟俱有聞玉蕊院真人降詩

嚴休復

味道齋心禱玉宸魂消眼冷未逢真不如滿樹瓊瑤蕊笑對巖

花洞裏人

氣福

羽車潛下玉龜山塵界何由覩弄顏惟有無情枝上雪好風吹
綴綠雲鬟

同嚴給事聞唐昌觀玉蕊花近有仙過作二首

張籍

千枝花裏玉塵飛阿母宮中見亦稀應共諸仙鬪百草獨來偷
折一枝歸

九色雲中紫鳳車尋仙來到洞仙家飛輪回處無蹤跡惟有班
班滿地花

和嚴給事聞唐昌觀玉蕊花下有遊仙二絕

劉禹錫

玉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香車攀枝弄雪時回首驚恠人

問日易斜

雪藥瓊絲滿院春羽衣輕步不生塵君平簾下徒相問長伴吹

蕭別有人

酬嚴給事聞玉藥花下有遊仙絕句

白居易

瀛女偷乘鳳下時洞中潛歌弄瓊枝不緣啼鳥春饒舌青瑣仙

即可得知

同前

元稹

弄玉潛過玉樹時不教青鳥出花枝的應未有諸人覺只是嚴

即卜得知

唐昌觀玉藥花

武元衡

琪樹年年玉藥新洞中長閉綵霞春日暮落英鋪地雪獻花無

復九天人

又

王建

一樹龍鬆玉刻成飄廊點地色輕輕女冠夜覓香來處唯見塔

前碎月明

唐昌觀玉藥最盛

鄭谷

唐昌樹已荒天意春文昌晚入微風起春時雪滿牆詠集賢院

玉藥花

白居易

此題脫詩

惜玉藥花有懷集賢王校書起

白居易

芳意將闌風又吹白雲離葉雪辭枝集賢讎校無間日落盡瑤

華君不知

懷公

題集賢閣

劉禹錫

鳳池西畔圖書府玉樹玲瓏景氣閑長聽餘風送天樂時登高

閣望人寰青山雲繞欄干外紫殿香未步武間曾是先賢翔集

地每看壁記一慙顏

元稹

憶翰林院玉藥花

招隱山觀玉藥樹戲書即事奉寄江西沈大夫閣老

此樹

吳人不識因予賞玩乃得此名檢校禮部尚書兼潤州刺史御史大夫

李德裕

玉藥天中樹金闈昔共窺落英閑舞雪密葉乍低惟

內署沈大夫所居閣

前有此樹每花落空中面旋久之方集庭砌大夫草詔之暇常邀予同玩舊賞烟霄遠前帷歲月移

今來想顏色還似憶瓊枝

奉鼎浙西尚書九夫招隱山觀玉藥樹戲書即事見懷

之作

江南西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洪州刺史兼御史大

會稽全夫沈傳師

曾對金鑿直同依玉樹陰雪英飛舞近烟乘動搖深素萼年年
密衰容日日侵勞君想華髮僅欲不勝簪
宋后不己上皆唐朝

本朝

題招隱寺山

尚書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知丹陽郡王琪

蒼崖何蟠回嘗為隱君宅

宋戴顓善琴
隱居于山

孰謂人琴七松風正蕭

瑟花開雪英舞

衛公玉蕊
詩在焉

鹿去巖泉冽

山有鹿
跑泉唐
蔣防為之銘

經聲草

堂迴天香中夜發月落山氣深清猿嘯亦絕如何人外迹輕為

世網別

玉蕊花

玉蕊生禁林地崇姿亦貴散漫谿谷中蓬茨復何異清芬信出

遠素綵非妖麗蒼烟蔽山日瓊瑤為之晦歲久自扶踈岩深愈

未遠請觀唐相吟俗眼無輕視

又

宋祁

唐昌觀中樹曾降九天人鑿駕久何許雪英如舊春豈無遺佩

者來效捧心顰

后土廟瓊花二首
王禹偁

揚州后土廟有花一株潔白可愛且其樹大而花繁不知實
何木也俗謂之瓊花云因賦詩以狀其態

誰移琪樹下仙鄉二月輕冰八月霜若使壽陽公主在自當羞
見雪梅粧

春冰薄壓枝柯分與清香是月娥忽似暑天深澗底老松擎

雪白婆娑

移瓊花

劉敞

自淮南遷東平移后土廟瓊花植於濯纓亭此花天下獨一
株爾永并為揚州作無雙亭以賞之彼土人別號八仙花或

云李衛公所賦玉蕊即此是聊以小詩記其所從來

淮海無雙玉蕊花異時來自八仙家魯人未覩天中樹乞與春
風賞物華

詠山礬

題高節亭邊山礬花二首并引

黃庭堅

江南野中有一種小白花木高數尺春開極香野人謂之鄭
花王荊公嘗欲作詩而陋其名予請名山礬野人採鄭花葉
以染黃不借礬而成色故名山礬海岸孤絕處補陀山譯者
以謂小白花予疑即此花爾不然何以觀音老人端坐不去

耶

高鄧亭邊竹已空山磬獨自倚春風二三名士開顏笑把斷花

光水不通

北嶺山磬取次開清風正用此時來平生習氣難料理愛着幽

香未擬回

諸家小說

筆記

宋祁

維揚后土廟有花色正白曰玉蘂王禹偁愛賞之更稱曰瓊花

按許慎說文云瓊赤玉也玉不領其義非花名也

春明退朝錄

宋敏求

揚州后土廟有瓊花一株或云自唐所植即李衛公所謂玉蘂

花也舊不可移徙今京師亦有之

漁隱叢話

胡仔

蔡寬夫詩話云李衛公玉蘂花詩云玉蘂天中樹金鑿昔共窺

注以為禁林有此木吳人不識自文饒賞翫始得名此為潤州

招隱山作也碑今裂為四段在判廳中而招隱無復此花矣詢

之士人皆莫知為何物或云即今揚州后土祠瓊花乃是自王

元之始易其名晏元獻嘗以李善文選注質之云瓊乃赤玉與

花不類也其色甚淡清香如素文更其葉上亦有白點
曾慥端伯高齋詩話唐人題唐昌觀玉蕊花詩云一樹瓏鬆玉
刻成飄廊點地色輕輕女冠夜覓香來處唯見堦前碎月明今
場花即玉蕊花也介甫以此場謂當用此場字蓋場玉名取其
白耳魯直又更其名為山礬謂可以染也廬陵段謙叔多聞士
也家藏異書古刻至多有楊汝士與白二十二帖云唐昌玉蕊
以少故見貴耳自來江南山山有之土人取以供染事不甚惜
也則知場花之為玉蕊斷無疑矣傳子容見此帖乃作絕句云

比場更礬總未佳要須博物似張華因觀異代前賢帖知是唐
昌玉蕊花余放浪林泉之日久矣屢從樵夫野叟問其所謂鄭
花者指其木謂余曰此鄭木其葉如凍青高二三丈或有一小者
亦大餘暮春開花如凍青花雖香而甚烈全不旖旎但山谷云
江南野中有一種小花木高數尺春間極香與予所見全不類
今江浙山野間別有一種其木高二三尺或五六尺初春開小
白花極香而有遠韻土人謂之白丁香花但其葉不能染黃耳
未知孰是

韻語陽秋

江南野中有小白花木高數尺春開極香土人呼為瑤花瑤玉
名取其白也魯直云荆公欲作詩而陋其名予請名曰山礬野
人取其葉以染黃不借礬而成色故以名爾嘗有絕句云高節
亭邊竹已空山礬獨自倚春風是也近見曾端伯高齋詩話云
此花即唐昌玉蕊花所謂一樹瓏鬆玉刻成飄廊點地色輕
者以余觀之恐未必然玉蕊佳名也此花自唐流傳至今不應
捨玉蕊而呼瑤魯直亦不應捨玉蕊而名山礬豈端伯別有所
據耶

此花更又

瓊花唯揚州后土祠中有之其他皆八仙近似而非鮮于子駿
詩云百藹天下多瓊花天上希結根託靈祠地著不可移八蓓
冠群芳一株攢萬枝而宋次道春明退朝錄乃云瓊花一名玉
蕊按唐朝唐昌觀有玉蕊花王建詩所謂女冠夜覓香來處唯
見堦前碎月明是也長安觀亦有玉蕊花劉禹錫所謂玉女來
看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香車是也即唐昌觀詩此誤引唐內苑亦有玉蕊
花李德裕與沈傳師草詔同賞故德裕詩云玉蕊天中木金闈
昔共窺傳師和云曾對金鑿直同依玉樹陰是也招隱山亦有
玉蕊花李德裕所謂吳人初不識因予賞翫乃得此名是也由

是論之豈一處有哉其非瓊花明矣東坡瑞香詞有后土祠中
玉蕊之句者非謂玉蕊花止謂瓊花如玉蕊之白爾

容齋隨筆

物以希見為珍不必異種也長安唐昌觀玉蕊乃今瑤花又名

朱囊黃魯直易為山礬者在江東彌山亘野殆與臻莽相似而

唐昌所產至於神女下遊所花而去以踐玉峯之期是不特土

俗罕見雖神仙亦不識也

梧花出處

南史劉杳傳

杳在任昉坐有人餉昉梧酒而作椹字昉問杳此字是否杳曰

葛洪字苑作木旁若

廣韻玉篇不收梧字椹字

集韻陣椹梧

王禮部韻與集韻同

跋語

唐人甚重玉蕊故唐昌觀有之集賢院有之翰林院亦有之皆

非凡境也予往因親舊自鎮江招隱來遠致一本條蔓如茶蘼

種之軒檻冬凋春茂柘葉紫莖再歲始著花又當成樹

韻樹字

注云木總名禹貢厥木惟條今花苞初甚微經月漸大暮春方
荼蘼久則根株合抱玉蘂亦然

八出頰如冰絲上綴金粟花心復有碧筩狀類膽瓶其中別抽
一莢出衆頰上散為十餘葉猶刻玉然花名玉蘂乃在株此群
芳所未有也宋子京劉元父宋次道博洽無比不知何故疑為
瓊花王元之知揚州但言未詳何木俗呼為瓊花子京何故以
誣元之蔡君又引晏同叔之言以為證甚無謂也劉夢得雪蘂
瓊絲之句最為中的何必拘李善赤玉為瓊之注耶梧音陣南
史劉杳傳所謂梧酒者予嘗得醞法芳烈異常山谷似不以杳
傳為據徇俗訛梧作鄭而江南鄉音又呼鄭為場校梗切在上
声二十八梗

韻中復疑未安於是創山礬之名然二詩并序初未嘗及玉蘂止

因好事者偽作唐人帖故曾端伯洪景盧皆信之其實諸公偶

未見此花所謂信耳而不信目也慶元二年三月二十六日平

園老叟周某題

續添

唐昌觀玉蘂花花田下對楊巨源

晴空素艷照霞新香洒天風不到塵持贈昔聞將白雪蘂珠宮

上玉花春

瓊花玉蘂混而為一說

出風俗雜誌見江少虞所編皇
朝類苑第十五卷

揚州后土廟有瓊花一株潔白可愛歲久木火而花繁俗目為瓊花不知實何木也世以為天下無之唯此一株孫冕鎮維揚使訪之山中甚多但歲苦樵斧野燒故木不得大而花不得盛遂不為人貴孫傷之以詩曰可憐避僻地常化燎原灰近京師亦有之或云乃李文饒所賦玉蘂花也

和季季良長短句名下水船見鷄助集

晁補之

百紫千紅翠唯有瓊花特異便是當年唐昌觀中玉蘂尚記得月裏仙人未賞明日喧傳都市甚時又分與揚州本一朵冰姿難比曾向無雙亭邊半酣獨倚似夢覺曉出瑤臺十里猶憶飛

瓊標致

題跋

以玉蘂為場起於曾端伯予與段謙叔之子元愷同里巷往還至熟其父初無楊汝士帖小說難信類此尚有楊巨源絕句合作冠篇至於孫句晁詞差訛如前說不必再論姑附卷末慶元戊午正月丙午子充題

玉蘂辨證卷終

近體樂府
周益文忠公集一百八十五
長短句
老堂會七元樂語戊午冬

近體樂府

周益文忠公集一百八十五

樂語

長短句

老堂會七元樂語戊午冬

伏以履道七人之宴播唐代之詩章耆英諸老之游形聖朝之
圖畫眷此二難之集居然四者之并晞洛汭之高風作廬陵之
佳話共惟致政提舉監丞致政少傅國公世傳素業仕偶清時
戎監銓曹內同超於閭闔州麾使節外俱縮於絲綸念異時襲
韋布以起家喜今日掛衣冠而居里閭一得三遠其子懷我學
禮於童蒙踰七望八孰非翁幸矣得年於耄耄乃迎長至爰秩

初筵菱堂之酒親芻梅塢之花對插莫問三山五竺此會何如
庶幾四皓二疎其風未墜某等雖居下俚竊仰高明不度燕才
敢呈口號
早似機雲入帝鄉晚如廣受出咸陽舊游應憶魚同隊倦翼還
欣鴈著行甲子八百九十朔醉鄉三萬六千場新陽漸漏春消
息二老風流日月長

勸酒朝中措

乘成臺上曉書雲黃色映天庭已謝浮名浮利也知未應長生
邊亭卧鼓餘糧棲畝朝野懽聲從此四時八節弟先常醉金觥

子中兄自安仁遺書云將以重九登高祝融峯且有借

瓊佩霞裾之語戲往一闕以解嘲

天壤茫茫人心殊觀未免因欠思餘泰山丘垤同載一方輿那
更長沙下濕融峯上繞比吾廬秋風冷攀緣汗浹應嘆苦區區
登高聊尔耳何須蠟屐誰暇膏車默存處清都宛在涓吏笑約
乘鸞羽客窺倒景拊掌崎嶇歸來晚莫囊菊盞一馬洗泥塗
和從周宮教謁金門詞祝千歲壽請呼段馬二生歌之
梅乍吐趁壽席香風度人與此花俱獨步風流天付與好在青
雲岐路願共作和羹侶歸訪赤松辭萬戶鶯花猶是主

葛守坐上出點絳唇道思歸之意走筆次其韻

報荅風光滿傾瓊液休思睡亂鶯聲碎來往其棠底聞道中和

深簡君王意歸舟起到時應是玉殿槐交翠

醉上蘭舟羨他沙暖鴛鴦睡月波金碎愁海深無底太守新詞

解釋無窮意高歌起閑非閑是渾付烟中翠

赴池陽郡會坐中見梅花賦點絳唇

丁亥九月己丑

路白江梅大都玉斲酥凝就雨肥霜逗癡 閨房秀莫待冬深

雪壓風欺後

却嫌伊瘦仍怕伊儂慙

乙夜趙富文出家姬小瓊再賦同前

秋夜乘槎客星容到天孫處眼波微注將謂牽牛渡見了還非

重理霓裳舞都無誤幾年一遇莫訝周郎顧

賤生之日蒙季懷示朝中措新詞今借嚴韻以侑壽筵

敬述雅志非泛祝詞也戊子

月眉新畫露珠圓今夕正相鮮杜欵導唐家誕節先生漢相

韋賢懸知此去鶯遷春谷鷄在秋天班首算來旬歲狀頭看取

明年

胡季懷以朝中措為壽八月四日復次其韻季懷常以

宰相自期故每戲之己丑

九重深念朔庭空良弼夢時中

季懷有時中堂

擢第難遵常制築巖直

繼高風明年東府金釵珠履列鼎鳴鍾良醞儻分焦革早未休

浸曹公

季懷近送酒如醢詰之則云林早名未酸

次江西帥吳明可韻醉落魄

庚寅四月

山川迥別赤城自古雄東越鍾英儲秀簪紳列何事黃扉殊未

相黃髮如今袞職那容缺人心恰與天時合看看字號彤庭發

初破天荒番與後來說

明可台州人自云近世未有兩府

才高句傑飛黃却應

鷲和鄧新詞聊卷波瀾濶泉玉滌瑋猶不比清切相逢未穩愁

相別南園烟草南樓月陽關西出重吹徹垂柳新栽寧忍便攀

折明可新創南園

莫春曾氏坐上次胡邦衡西江月韻

三月群賢畢集二天五馬生光傳觴擊鼓底忽忙畫鷁將飛江

上

魯國方虛兩社齊人要復侵疆延英引對上東廊應念幽人相

望

再賦送行

籍甚新除刺史巋然舊殿靈光詔書催發擢謳忙沙路從今穩

上言以新大業無事於斯間日高請遠擊鼓歸時且書

有喜刊除戎索無勞遠撫閩疆日高龍影轉槐廊想見清光注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望

近體樂府卷終

九
七

